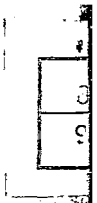


碎



西  
江  
學  
古  
雜  
行

北京中華書局  
少年部



双  
木  
不  
止

傅也文作

碎玉

南京書店發行



3 0538 7687 0

玉 碎

上山下坡，跨崗越嶺的旅途已過了兩天，屏列在前面的還是一帶層巒疊嶂的高崗，山中有雲，雲裏藏山，重重疊疊，隱隱約約，無窮盡亦無止境。一顆團團熾熱的紅珠，嵌置在山腰嶺端，吐出榴紅的柔光，滿天鱗雲染成赤色，山林樹木，受霞光反射，燦爛金黃。她雖是生長是鄉，而因在聲音噪雜，煤煙彌漫的都市住久了，一旦得觀此種美麗瑰偉的落日山光，不禁心曠神怡，旅途的勞乏，幾全忘却。但她並不敢過分貪戀，知道不久的瞬息間，世界即爲黑暗所主有，不得不加快速度，趕上光明。嵌在山間的紅珠，非惟不可憐這孤旅而稍停片

「碎玉」

(傅也文作)



刻，並且因她的追逐，加緊步武，當她跨上山腰，牠已在更遠的山邊滾落無踪。

荷城，她的故鄉，貼近山麓，白牆黑瓦，宛然在目，數縷炊煙自瓦間冒起。她知道下山入城，只須三十分鐘，即可到達。她想：「橫堅太陽已經沒了，路也很近，慢慢地走罷。」獨自坐在半山亭中稍息。此時她的故鄉是放在眼底了，而她對故鄉的趣味並不若動身時的濃厚，覺得這是無聊的沒有意思的，如此遼遠地趕歸。故鄉究竟有什麼值得留戀？對自己究有何種關係？為什麼趕歸故鄉？這些這些，先前她都會加以思考，的確，故鄉對於她沒有什麼感情，更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父母死了，財產由英妹承繼，她和故鄉的關係，也完全斷絕。然而，她要看久別的故鄉，更要看看英妹和少卿，自己在外儘過着流浪生涯，無一是處，還是回歸故鄉，或可得些須安慰，這樣，她就

動身急切地趕歸了。但是，此種安慰之能否獲得，她深深起了懷疑，少卿見了有什麼意思？他肯給予些少同情嗎？縱使他肯同情，英妹能了解，可是自己的模樣如此狼狽，俗人的冷譏熱諷，怎能忍受？一股冷氣直透心窩，他再沒勇氣前進了。

山色逐漸昏暗，城影漸次模糊，寒風初起，砭人肌骨，山麓荷城射出幽暗的燈光，在風中搖曳不定，她兀自坐在亭中，對飄忽隱約的故鄉發呆。進既不可，退又不能，怒吼的狂風，不絕地對她示威；蕭酒的細雨，紛紛地向她襲擊；她禁不起黑暗的嚇嚇，耐不住冷氣的侵襲，終於鼓足勇氣，一步步地在黑暗中向着荷城邁進。

在大聲狂吠中，她走進城北的一家朱漆大門。

『啊！姊姊回來了！姊姊！』英妹驚喜地喊着，當她進門的時候，『一個人走路來的？啊呀，辛苦了！』

「沒有什麼，一點沒有什麼，」她滿不在乎地微笑着回答，慣受人譏笑怒罵的她，幾乎認定一切人們都懷敵意，所謂「親愛」已不能在人間尋獲；而此刻她驟然找得了，英妹依然和昔日一般的天真，對待自己也與昔日同樣的親切熱烈，這使他感到一種新的愉快，英妹身旁偎依着一個很像英妹的女孩，睜着靈活的眼睛向她投射一種奇異的眼光，料想這是甥女兒了，她很親熱地去拉她的手，一邊對美英說：

「僅僅數年不見，甥女都這麼長了。叫什麼名字？幾歲啦？」

後面兩句是向女孩子問的，但她沒有回答，掙脫了她的手，更挨近母親不敢和她親近。美英俯身吻她的嫩頰，笑說：

「莉莉！這是姨母，是自家家人呀。快叫聲姨母！五歲了，還這麼怕生。」

## 玉碎

莉莉兀自對這位生客注視，看見她那微突的前額，顯露在空中的顴骨，高大而清癯的身軀，她的小心裏總有些懷疑這是她的姨母，輕聲地問母親：

「媽！她真的是姨母？」

「爲什麼不是？」美英不禁撲嗤地笑了，「她是我的姊姊，是你的姨母，誰來騙你不成？好孩子，快叫聲姨母，和姨母握手！」

「莉莉，我和你握手！」碎玉伸手去握，她也不拒絕，並且親熱地喊一聲：

「姨母！」

她又躲在母親的身邊，靜寂地在看她們談話。美英得意地告訴碎玉，莉莉雖然只有五歲，但什麼事情她都懂得，居然也識得百多個字了，很聰明的，一教就會。她最歡喜畫畫，沒有紙給她塗就哭。真是



沒有辦法的東西。

「那很好了，你好好的教導她，將來可成一個小小畫家。」碎玉贊美似的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美英旋轉對莉莉說，「莉莉，你圖畫呢？快取來給姨母看！」

「在房裏，我去拿來，我去拿來！」

說着她帶跳帶跑的進廂房去了。碎玉看着她那活潑的後影，覺得異常地可愛，羨慕似地說：

「英妹！你真幸福，有這麼個可愛的孩子。」

「孩子是還算有趣的，但是苦死我了。」美英似恨非恨似笑非笑地回答，「因為她我一刻也不得自由，有時發狠起來，很想把她擲下窗去，然而她是好玩的孩手，實在捨不得，真是前世造下的冤孽，分

解不開的。姊姊！像你這樣無牽無掛，來去自由，才是幸福呢。我真懊悔，當初不該結婚，結婚是足以斷送人們一生幸福的。本來我可以進大學唸書，過數年快樂的學生生活，我覺得學生時代才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值得我們追慕的；我的黃金時代無形中被剝奪了。結婚以後，接着母親去世，接着就是養孩子，把我累死了，那裏還能往外讀書？姊姊！你真有趣，可以隨心所欲的在外面跑。」說着她滿現着不勝羨妒的神氣。

「唔？你那裏知道我的痛苦！……」不過，碎玉此刻並不想在她的妹妹跟前表白她內心的痛苦，別的思想却佔據了她的心間：她覺得這是奇怪莫測的，妹妹有了這麼個美滿的家庭，活潑有趣的孩子，還是聲聲訴苦，而對於自己的漂泊生活反生愛慕，她並不知道流浪生活不但軀體無所依歸，即精神上又何從寄託？自由固然自由，而苦

## 玉 碎

痛就在這太自由上面。在她此刻是熱望有一個家庭，有一個可愛的孩子來束縛她，使她享受一點人生的樂趣。她又想像當年少卿對她的狂熱的愛情，倘使當時勇敢地允許和他結婚，自己將處在英妹的地位，將做莉莉的母親，不知此時是苦是樂？

她正想入非非，莉莉已跳躍在她們的前面了，手持着十數張方方的紙塊，一張一張地遞給她，並加以說明：

『姨母！這些都是我畫的，這是鷄；這是牛；這是貓捕老鼠；這是一座山，山底下一座房子，房子旁邊有數株大樹，樹上有鳥兒在吱喳歌唱，很好聽的；這是什麼，你曉得嗎？』

她指着一張圖畫問碎玉，碎玉笑說：

『不曉得，你告訴我，這是什麼？』

『哈，媽！姨母連這東西都不曉得。』她對母親說了後，轉向碎

玉說，「這是插秧圖，種秧，你看見過沒有？種田的時候，我們家裏是很熱鬧的，央了許多人來幫忙，老四伯也來，媽！老四伯特我好，我很歡喜他。」

「唔，老四伯會抱你，你就歡喜他嗎？」美英笑着插了一句。

「不是的，不是的，」她並沒說出爲什麼不是來，仍是指着圖畫與高采烈地說，「這是四方田，這些是秧，農人正在施種。唔？這邊角上應該畫一個送飯的孩子。媽！拿筆給我，我添畫上去。」

「好啦，不要吵啦，明天畫罷。」

「好，媽！我明天畫一個送飯的小孩子上去。」她又繼續翻閱其餘的圖畫，碎玉在聚精會神的看，感到深切的趣味。她問：

「你送我一張好媽？」

「你快挑選一張上好的送給姨母！」母親的命令。

「好的，我挑一張送給你。」她着手挑選，說：「不好，這張也不好。就送給你這張插秧圖吧。」

「你不是說還少畫一個送飯的小孩子嗎？」

「是的，媽！我要添上去。到房裏去畫。」說着她又跳跑到廂房去了。

「少卿呢？到那裏去了？」碎玉問起她的妹夫。

「他在中學教書，因為校中開什麼會議，說不定今晚不回來。」

「他近來可好？」碎玉極關心他的近況。

「好是好的，不過，性情比從前更壞了。」她慘淡地回答，「他若高興時，容易說話，那是再好也沒有；但這種時候很少，近來更壞，稍不如意，就發脾氣，胡亂罵人。真是專制魔王，不容你開口分辯的。咳！」

## 五 碎

「唔，他的性情，先前原是很急躁的。」她的心裏很明白英妹定是吃了少卿的虧了，在她的言談間已可窺知她的積憤，她的不滿。她對她深表同情，因為她知道少卿是不事將就的人，而他的熱情確是可愛，所以她絕不願說他的壞話，「但是，人倒是一位忠實同志。」

「忠實嗎？不見得！」美英苦笑着回答，隨即長嘆一聲。

碎玉料想她倆間定有什麼罅裂了，只是不好追問究竟，心中納悶，默不發聲。過了些時，美英才想起她旅途勞頓，應該休息了，親熱地請她安息：

「姊姊，你從前住過的那間房，還是空着，我想還是請你住那邊好嗎？」

「好的。」說着她立身來很慣熟地向左首拐灣。

「姊姊！大約路上很辛苦了？」當她倆走進房時，美英更親切地

慰問。

「沒有什麼，在外面流浪慣了。」

「我想你這幾年在外定是飽嘗艱苦的，早想請你歸家休息，只是不知你的行止。姊姊，你自那年別後，爲什麼老是不給我信？」

「唔？我誰都不願寫信。」她的回聲很低微。

「這幾年的生活還過得好嗎？」

「英妹，不要問我的往事罷！」她顫慄地請求。實在她已飽受炎涼世態，從沒領略過人類的同情，一旦回家，承英妹如此熱誠，赤心相待，使她感得流淚；并且，在別一方面，由英妹的幸福家庭——在她的心目中總認定這是幸福的家庭——映照着自己的悲運，更引起莫大的傷心。

「是的，姊姊，路上太辛苦了，請早點休息！明天見！」她說着

含笑退出房門。

房中一切器物的陳設，還是如十年前模樣，不曾變動絲毫。靠窗放着朱漆剝落的長方桌，右首是雕琢精緻的古木床，對面是梳粧台，床邊放着大櫃和箱子，這些物事，每件對她都非常地親熱，她和她們都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感情。最初佔有這間房的是誰，她固然無從得知，但她知道她是在這間房中與世人見面的，也就在這間房中長大成人；後來母親死了，是她繼承，往後又做她們姊妹倆的書室，靠窗的桌子就是她們的寫字檯。然而，曾幾何時，人物雖故，事主已非，在昔她是此房的主人，此時却是此間的座上客了。撫今思昔，不禁潸然淚下。

當歸家的刹那，她看見英妹的熱誠，莉莉的天真，感到一種融和的歡樂，覺得這是足以久居的。然這種愉快的心情，瞬息消逝。她孤



坐房中，撫摸故物，枯寂，悲哀，同時並發，深悔她不該歸家的，歸家究有何意味？窗外蕭蕭的細雨，颯颯的風聲，似乎都深切地擊中她的心坎。她怕憶起往事，而往事終於刻不停留地在她那脆弱的腦海中蕩漾，浮沈。

二

也是這麼一個陰沉淒寂的冬夜，悽風振撼山林，呼嘯作響；細雨迷濛大地，阡陌泥濘；她乘間脫逃了王家的羈絆，鼓着勇氣，孤身隻影，通過漆黑的曠野，跨越滿地孤塚的邱陵，戰戰兢兢地跑回家來，想哀求父母的援助，解除婚約。當時她很知道繼母未必同情，而父親確是痛愛她的。故她只是苦苦地向父親哀求：

「父親，你或許還不曾明瞭我在王家所受的痛苦。我自離開家庭

後，簡直沒有一天不在愁城中掙扎，苦海裏浮沈。他家的環境，你是知道的，除了一間茅屋之外，什麼都沒有。一家食用，全賴我的些少工資支持。我自己知道我的命是苦的，」她長噓了口氣，略停，接着說，「自己命苦，也不計較這些，只要腳健手健，多吃苦做工來侍奉他們也沒有什麼；但是，他們待我，咳，他們待我竟那麼暴厲，那麼苛刻，打呀，罵呀，什麼氣都在我的頭上出。……」

她說到末了幾句，聲音微低而哀長，淚珠撲簌地經過兩頰下流，她忙用衣袖去承接揩拭，接着的話是混合在顫慄的哭聲裏的。

「今天中飯她要我倒茶，偶爾不慎跌碎一隻茶碗，這並非故意的，實在茶太燙了。而她，人貴的母親，擎起掃帚柄沒頭沒腦地向我痛擊，口中不絕地唾罵：『死了頭！沒教養的東西！我叫你倒茶，並不冤屈你，你敢故意摔碗！哼，容得你放肆！你以為上過學堂，認得

幾個字，就可任意欺人嗎？要曉得我比你大，世面比你見得多，學堂出身的沒有好女子，多是不乾不淨的貨色。我不管你怎樣，你是吃我家的飯，是我家的人，應得由我管。叫你倒茶，並非冤屈，摔碗打杯，靠甚來頭？」我說：「我不是故意的。」她更不容情地亂喊亂打，啊，你看，我是被打成這個模樣了。」

她袒示她的傷痕，頭部有三處隆起的小塊，左頰有五條鮮紅的指痕，手臂大約因為抗拒武器的緣故，紫血凝聚的條痕特別多。

「身上的青紅紫塊也是這樣的……」

她說着撫摸傷痕，不禁自憐，伏在桌邊放聲大哭。

坐在對面的父親，那是個個子很矮小的人，但甚肥胖，圓圓的臉，嵌着兩個迷細的眼睛，大腹便便，很像盤坐在佛龕中的彌勒佛。他注視了一會她的傷痕，雙眉緊繃，頻頻搖頭，腹部深深抽縮，嘴唇

略微掀動，發出一種無可如何的聲氣：

「唔——！」

聲音細而長，含有憐惜而又厭煩的意思。他並不是不明瞭女兒所受的痛苦，他的心中正在負疚，對於伏在桌邊痛哭的她，覺得自己害了她，然又沒有把她提出陷阱的能力，也不曾有這種心思，只希望她將來能好好地度日，不來煩他算了。的確，他是如此想的，愛既莫能助，更不忍聞她的哀號啜泣聲。他屢屢伸長脖子向門外張望，深怕什麼人進來。而她的啜泣聲更形增高，暫時似乎沒有停止的可能，他再也不能坐視了，慢氣吞聲地安慰道：

「唔——，沒有辦法，做養媳婦這是難免的。好在沒多天你就「做大人」了，（註：做大人是土語，意即結婚也。）「做大人」以後婆婆決不會與往昔同樣虐待你。忍耐一點，不要哭了，免得她聽了

又引起別的糾紛。唔？」

他說着又重嘆了口氣，時時注意門外的脚步聲。碎玉在人貴的母親面前，不敢十分強嘴，可是對於父親她深知他的性格，深知他是愛她，不致發什麼脾氣的；而且，她黑夜冒險逃歸的唯一目的，是要求父母援助解除婚約，那知父親不僅不表同情，且開口「做大人」，閉口「做大人」，這使她更加悲憤，抗聲回答：

「做大人」，做什麼「大人」？現在尚且如此，將來更不必說。人貴還不是和他的母親一樣嗎？或者比母親更利害更殘暴些。他的性情是那麽粗野，好吃懶做，終年遊蕩，不是白心寶，就是麻將牌。像這樣的人，能夠和他一塊嗎？」

她說時激昂慷慨，憤氣逼人，而她的父親還是和顏悅色的說：

「唔？！這是沒有辦法的，碎玉！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貴那孩子

的確太不成樣子，但是，我相信人是會變的。結婚以後，你可以設法管教他，或者會變好也說不定。」

「不能，不能，這是絕對不能！」她堅決地說，「希望像他那樣的人變好，比教啞吧說話還難。」

他沉着臉沒說什麼，顯然的他是表同情於碎玉，關於王家本非所願，不過事已至此，只有聽天由命了。碎玉想更進一步探測他的意見，戰戰兢兢地說：

「父親，難道我就永遠不能脫離他嗎？」

她目光灼灼的向父親注視，自己的命運是懸在這瞬息間了。他起初是驚駭，接着搖頭沉重地說：

「沒有辦法，唔，沒有辦法！」

「難道我的一生就這樣斷送嗎？」

回答的是一聲同情的嘆息。

碎玉眼見得是絕望了，由百尺崖巔跌入無底的深淵，什麼都完了，手足冰冷，臉色慘白，顆顆晶瑩的淚珠飛湧，沈痛地無聲地抽噎着。她的痛苦，她的悲哀，比被虐待時更甚十倍百倍。

父親默默地看着她那清癯的身影在急促地抽動，也深感同情的悲哀，覺得她是可憐的孩子，如果她的母親還在，如果多受點教育，決不會給王家做養媳婦。內心儘管同情負疚；但也只有同情負疚而已，他還是縲着眉頭說：

「咳！這叫我有什麼辦法？」

「怎麼沒有辦法！」突然由門外透進一股尖銳的喊聲，使得父親驚惶，碎玉也停止了啜泣，繼母洵洵地衝進房來說，「虧你活上偌大年紀，連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道理都不知道！碎玉已許與王家，生爲

王家人，死是王家鬼，難道你因他們家貧打算離婚不成？欺貧愛富，看你怎樣做人！想辦法，想什麼辦法？」

「我並沒有說想辦法的話，不過，碎玉不肯去呢，實在，那東西也太不成樣子了。」他囁囁地說。

「哼，不肯去？」繼母冷笑說，「這我很知道，女孩兒家總歡喜裝模做樣，起初哭着嚷着不去不去，一結了婚，兩夫妻要好得漆膠似的。你以為人貴不好嗎？要曉得「人難料，水難量，乞丐可以做帝王。」難道你能料定人貴將來不發跡嗎？」

父親沒說什麼，她轉向碎玉：

「碎玉，你還是好好地回去罷！」

「回到那裏去？」碎玉反問。

「回到王家去！」她忿然說。



『我還沒有受夠苦嗎？你看！』她袒示她的纍纍傷痕，說，『我已是被打成這個樣子了，還回王家去嗎？』

『噢，奇啦！』繼母冷冷地說，『婆婆打媳婦，是很尋常的事。如果打了媳婦，就逃回娘家，一去不返，還成世界嗎？』

靜寂了一會，她又說：

『日子不多，遲早終須回去的，我想你還是好好地回去罷！』

『不去，不去，我死也不去！』她哭嚷着反抗。

『你真的不去嗎？』繼母再也按捺不住了，『這還了得，你簡直要想丟盡石家的臉，敗壞石家的門風。哭也好，鬧也好，撞也好，願意不願意都隨你，總之，你生是王家人，死了也該將骸骨交過去。』

『去不去？』她見碎玉兀自僵着飲泣，沒有去意，隨又厲聲斥責：

『纏着沒有用的！去呀！』

碎玉沒有動，哭聲更高。

『不去？！還了得，由得你倔強！捆送上門！』

她怒氣勃勃地取出一束麻繩，把碎玉連手帶腰一縛，拖着就走。

碎玉終於屈服了。

### 三

她咬緊牙根一任他們排佈，交拜，合卺，鬧洞房之後，人貴喝得醉醺醺地進來，臉上每顆麻子都紫脹了，她看了陣陣惡心直往上衝，但她還是耐着靜看他的舉動。她想假如他懂得愛情，能夠體貼她，安慰她的心靈，那她或可勉強忍受；然而，他是既蠢又笨，既醜又陋，東倒西歪的進來，看見碎玉向壁坐着，低聲飲泣，他並不說什麼，若

無其事的，獨自倒在床上睡了。碎玉的飲泣終宵，於他全無感覺似的。

房中除了睡在床上的新郎的鼾聲而外，只有碎玉的微聲嘆息。她悲哀自己的身世，痛恨自己的命運，她既不是所謂嬌養慣的小家碧玉，又沒受很好的教育，而環境又如此困扼她，磨難她，自難擠身於摩登女子之林，所以她對於丈夫的條件，並不苛求，只要他能好好地做個像人就滿意了。而可憐的那位和她一道長大的小丈夫，不但貌醜，性蠢，並且不懂得什麼是人情，這，在她的少女心中感到莫大的悲哀與失望。她冷眼瞥視睡在床上的人貴，手足蜷縮在一起，好像一團刺蝟，由他的口邊流出的唾沫，浸濕了簇新的枕頭，陣陣的酒臭，直往鼻孔內鑽。這就是她的丈夫，將和她一道過一輩子，她能忍受嗎？不，不能，她想，她絕對不能和這類東西配做一對，她要反

## 玉碎

抗，否認做他的妻子，但是，但是，生米已煮成熟飯，喬木已剝成扁舟，不僅和他共拜天地，且和他同入洞房，要反抗，反抗何從？要否認，誰個相信？她深深地懊悔，痛恨事前反抗的不徹底，缺少勇氣，爲什麼要屈服？爲什麼糊塗地和他結婚？天涯地角，何處不可以去，定要困守家中做他人的犧牲品幹嗎？她又想起那天晚上向父親哀求的情形，父親是很表同情的，如果沒有繼母的阻撓，他定可爲她設法解除這無盡的痛苦，於是她深恨繼母的殘暴，咬牙切齒地在說：「你不要碰到我的手裏就是！」她預備對繼母報仇了，然而究竟如何報復，她並沒有想到。

『儘坐着哭做什麼？噫！』

人費給她的哭擾醒了，發出一種含糊的厭惡聲。但在寂寂的夜間，正在無可奈何的碎玉聽了倒是個絕大的安慰，她希望他能起來安

慰她的寂寞，和她談談，然而，人貴翻身向內，粗笨的鼾聲又起，什麼聲息都沒有了。她深深地嘆了口氣，心裏說：「竟會蠢到如此地步。」別的思想又湧現在她的腦中了，她覺得人貴的粗蠢之可憐，接着就追求他所以蠢之原因；他沒有美善的遺傳，沒有良好的環境，并且不會與書本見面，自然而然的要笨到這樣了。她相信他的心地是純樸的，他的本性是溫良的，不幸環境過劣，逼他走上蠢路，倘他長在富貴人家，受點教育，也不難變為溫文爾雅的人。如此一想，不由得起了一種同情的憐憫心。她相信真誠可以感天地，或者竟如父親的話能使他改善也未可知，何況大錯既經鑄成，命運難得挽回，只要他能改邪歸正，也就算了。

她的胸口逐漸寬放，積鬱慢慢減輕，淚珠乾了，泣聲盡絕，她竭力把他的惡印象劈開，專從美的善的方面着想，一切外形的醜陋不

## 五 碎

管，她只希望他表出那顆純樸的心，接受她的善意規勸，謀些正當的職業，那末，將來的日子，說不定是幸福的，她想，以自己的力量感化一位頑劣愚庸的丈夫，使之向善，也是件人生大快事。而且，她很有把握能使人貴聽命唯敬。她瞧見了前途的光明，將來的歡樂，很想跑近床邊去擁抱和狂吻，但是，當前的荳大麻子，令人作嘔的酒氣，終於噤住了她。

她的迷夢更是深沉地幻現着，心中在計劃着如何規勸，如何幫助他去學生意；何者生意是賺錢的，何者當賠本；自然她是該採取最易賺錢的生意叫他去，自己從旁幫忙，一個快樂的家庭，不難實現。計劃着，想像着，光明在她的面前招手，新的希望，喜愛，充滿了她的腦際。她這時並不覺得自己的婚姻是值得咒咀的痛苦的事，她要以自己的力量來挽回她的命運，創造她自己的世界，如此的丈夫，正是

恰當。

矇矓的晨光已偷進窗門來了。

「人貴！天已大亮，好起來了！」她看見人貴在床上反側，知道他是醒了，隨即用委婉而熱情的口吻說。

「你沒睡過？唔——。」由被窠裏發出含糊的聲音。

「人貴！人貴！你快起來，我和你說話。」她還是興奮地催促。

他真的一滑碌坐起，兩手不絕地亂揉眼睛，半醒半睡的對碎玉說：

「有什麼話說？你這人真奇怪，整晚不睡覺，也不怕辛苦？我給你擾得一晚沒睡好覺。」

「……………」

碎玉對於他的愚鈍不了解她的心事，覺得很傷心。爲了他而飲泣

終宵，而他毫無感覺，沒有絲毫柔情的慰安，且怪她不怕辛苦擾亂了他的好覺。可是，她還是故作鎮定，將此種悲哀壓住，繼續進行她的預定計劃。

「人貴！」她的聲音更加溫和地說，「我並不是不怕辛苦和你玩着坐夜，我是在憂愁我們的生活將如何度過？雖然，我們家中人口並不多，但是，公婆年老血衰，是要我們供養的，而你好吃懶做，不務正業，整天整夜在賭場中鬼混，請問你自己能夠供給自己嗎？養活父母更不必說了。」

人貴看了她一眼，像是說：「你來教訓我了。」但他並沒出聲，也沒發怒，碎玉還是往下說：

「這並非我有意來說你，實在是爲了我們自己的切身問題，不得不對你直說的。我想，我們自今以後，應該努力工作，做點家私才



是。你也不是六歲七歲的小孩子了，應該找點正當的職業，撐持家計，免得人家笑話。」

她極熱烈地懇摯地說了後，熱望之火在她的眼內焚燒，她要看着她話能否發生效力以決定她的前途之爲明爲暗。居然他是爲她的真誠所感動了，低頭靜默了一會，慚愧而吞吐地說：

「叫我做什麼事情？有事情我是想做的。」

他的語氣很蠢直，說時沒有對碎玉看。而碎玉却喜出望外，深幸勸告發生反應，愉快地說：

「爲什麼沒事情做？你腳健手快，任何事情都可擔任。如果不嫌辛苦，可以給人家做傭工；再不然，可以做點小生意，又輕快，又賺錢，這是最好的職業。」

「做什麼生意？」他偷望了碎玉一眼說。

『聽說近來水果生意頗好，五弟他們賣橘子，三天銷售一担，可賺兩三元，我想這生意你是可以做的。』她明白宣布她的主張。

『……』

『怎麼樣？這生意利水很厚的。』碎玉見他不應，催促着說。

『水果生意，好是好的；不過，本錢呢？』

碎玉聽見她願意做生意，快活得跳起來，急切地問：『要多少本錢？』

『一，三，六……』他疊起指頭數着說，『連置備筐籃，至少須十元。』

『好，十元，我去借來。』

這一天她非常地愉快，作事特別有精神，待人也特別和藹可親，笑容時時現在她的臉上，很想把心中所感的樂趣，告訴人家知道似

的。她雖說去借本錢，其實些少數目她是不必舉借的，把以前辛勤所蓄的錢給他做資本，三朝過後，人貴出發去販運橘子了。

她坐在家中靜靜地計算人貴做生意所得的純利，三天銷一担，每担算牠賺兩元，每月就可得二十元，積月成年，就有兩百四十元。那時資本稍厚，改做小本經營，開另小雜貨舖，帶賣酒鹽，自己在店裏管賬，人貴是不識字的，叫他上市接辦貨物，進益當更豐富；於是，再擴大營業，除去雜貨生意，專做糧食和酒坊。或者竟在城裏開另大糧食米行。甜蜜的美夢，愈做愈濃，忘形地微笑起來。

過了兩天，她所巴望的丈夫，雙手空空地回來了。

「怎麼？你沒販橘子？」她劈頭就問。

「沒有去。」人貴垂頭喪氣的回答。

「錢呢？」她有點冒火。

## 玉碎

『輸脫了。』

這三個字像是晴天霹靂，直打進碎玉的腦門，火花飛濺，她是由高高的雲端，直往下沉，往下沉入無底的深淵，一場美妙的幻夢，全盤打碎了。倒在椅上，號啕痛哭。人貴沉着臉，喃喃的解釋：

『本來我是不打算去賭的，而且已經動身去販橘子了，路上忽然想到做小果生意太辛苦，賺錢又不大，遠不若賭博來得有利，只須一元孤方，就可贏三元，不是可抵賣三天橘子嗎？這樣一想，我的脚不知不覺地向前廳移動，預備先贏他數元，再去販運橘子。那狗莊家確是可惡，我押「出門」，他翻「歸心」，我押「白虎」，他翻「青龍」。我知道他對我用心思，專門和我作對。我改變方向，迎頭痛擊，那知我押「歸心」，他又倒回「白虎」。我押「出門」，他坐在「白虎」不動。起先我是要想贏錢而賭的，後來輸了，並不想贏他

們的錢只要取回本錢就抽身，可是，結果統統輸給那狗娘養的瘟莊家。

他見碎玉不理會，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來惹她的厭惡，惶悚地自去睡覺。

經過了一夜的尋思，碎玉覺得他尚有可原諒的餘地，究竟他去賭的動機是純潔的，雖然這是錯誤的動機。只是他太笨太蠢了，賭博那裏會贏錢，她想到他沒受教育，總覺得可憐，應該原諒寬宥他的。她對他並不完全失望，她還是要設法實現她的夢想，又作第二次的殷勤勸告：

「你這人真蠢，活活的給你氣死！賭博賺錢，雖不費力；但請問你賭了一輩子，有幾次是贏的？有多少因賭博而發大財的？做生意雖是辛苦些，到底是穩當的，賺一個算一個，不致有怎樣的意外，至少

本錢終可以保持。你想，前次費了許多力氣借到十元，無端的給你輸掉，叫我怎麼償還？」

他只是垂着頭，沒有說什麼。

「我想你還是去做生意，把錢賺回來還賬罷。」

「哦」他點頭答應。

「不過，你不能再拿去賭博！」

「自然！我再去賭，斷手指頭！」他發誓似的說。

「你再去賭，那請你不必回來見我！」碎玉誠懇地悲切地下最後的警告。

於是，她又罄其所有的積蓄交付他，料他第一次受過教訓，當不致再犯了，熱望他能滿載而歸；但是，但是，碎玉所熱望的他，兩天不同，三天無音息，四天，五天，還是無踪無跡。碎玉一顆焦灼的

心，快要爆裂了，起初，她疑心舊戲重演，又去翻本了，後來覺得不對，她想，他雖然蠢笨，也應該有點天良，一誤不宜再誤；且當他出門的時候，是賭過咒發過誓的，決不會昧了良心去賭。即使輸掉，那他第二天，至多三天終該歸來了。然而，他已是五天，尙無消息。不錯，她想一定是這樣的，販橘子路途遙遠，往返費時，或者他要彌補前次的損失，要使我歡喜，順便在途中兜售，或者生意過好，不等到家就完了，返身回去再行販賣。但終究是可疑的，爲什麼許久無音訊呢？她會去詢問他所認識的人，都答他是上山去販橘子的，在賭場中沒見他的踪跡，這可確證他確能守他的誓言。莫非遇到什麼歹人？或有什麼危險？卒然她憶起前幾天上橋山間的劫案，啊，那過客真可憐，錢丟了不要緊，可是，他們不該那麼兇狠，不該把他殺死呀！倘使，倘使人貴也同樣的遭逢不幸，怎好？她覺得這是可能的，人貴上

次在賭場中曾輸過十元，此次出門，衆人又都知道他去販橘子，販橘子自然有錢的。歹人們就跟着他去，在僻靜的所在動手把他「做」了。血肉模糊的慘象，顯現在她的眼前，啊，啊，這怎好？怎好？

無論她如何切望，焦灼，恐怖，而她的丈夫依然杳無消息。

物象漸次糢糊，黑影籠罩大地，整個鄉村已陷入沉寂的迷網中，碎玉倚門望夫不歸，深深噓氣，失望地摸進房中，貼伏在床邊的黑影，突然把她噤唬了一跳，她顫聲地驚喊：

「那是誰？」

「……：……：……：……」

「原來是你。」她發見了那蠕動的黑影，就是她所切望的人兒，倒鬆了口氣，問：

「什麼時候回來的？」



「……………」

「橘子呢？」

「……………」

「本錢呢？」

她的聲音發戰，胸口快要迸裂了，而所得的唯一答覆，是微低的長嘆息。

「啊，又輸了！？」

她的眼前火花飛濺，倒在椅上默默地發着哀絕的慘笑。

四

「年輕夫妻，吵嘴是常有的事，女兒既經嫁人，就該從夫。三從四德，是女子必須遵守的天經地義。丈夫雖然不好，但那終究是她的

丈夫，她決不能因為偶然吵嘴，就長住娘家不返的。她的父親也太沒骨氣，怎好儘留着出嫁的女兒在寒裏。」

這是碎玉絕望後憤而歸母家所引起的輿論。在她是下了決心反抗到底的，什麼譏笑，怒罵，侮辱，她都忍受；什麼勸導，誘騙，威嚇，她都拒絕；唯一的目的是不同夫家。她會明白地對父親表示她的主張，他沒有說什麼，只要她不正式提出離婚，不將事變擴大，暫住在家中亦無不可。但是，她的繼母肯容許嗎？自從碎玉歸家以後，她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計要把碎玉攆出去，什麼罪惡都加在碎玉的身上，菜給貓吃了，說是碎玉偷的；房門給狗推開，說是碎玉私運貨物出外。有一次她的寶貝——母雞不見了，她便借端大罵：

「天殺的！酒啦肉啦養你還不夠，還要偷我的母雞吃。天殺的！我這隻母雞每天可以生一個蛋，給你吃了，看你活到幾時！爛肚腸

的，沒良心的東西！你本是別人的媳婦，我們白白的供養你，你竟偷了我的母雞！我的母雞每天可以生一個蛋的，天殺的東西！」

接連的罵了一大串，碎玉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落裏飲泣，不敢回說半個字，讓她盡情的痛罵。直待她罵得口乾了，自己也覺沒意思，暴風驟雨這纔停止。但當她和英妹坐着吃飯時，她走近身邊狠狠地奪去了她的碗筷，說：

「雞已經吃飽了，你何必吃飯！」把她推送出廚房，回頭向英妹大發脾氣：

「你怎麼老是和這個偷雞吊狗的賊婆娘一道？要曉得和她混在一處，沒好果子吃的。下次我不准你和她接近，更不准你和她同道吃飯！倘使不聽話，仔細你的腿！」

英妹是頗了解碎玉的痛苦的，她不但同情，并且時時給與安慰。

## 玉 碎

當母親不在面前的時候，碎玉心裏很明白這裏不是久居之所，可是，人海茫茫，除了母家，就是夫家，與其和人貴在一起，寧願受繼母的閒氣，到底在此間尚能得到一些父親和英妹的同情。

因為碎玉的無抵抗主義，使我們的繼母有些計窮；她更向父親方面竭力竄掇，希望他出而夾攻，羅弘力攬碎玉出去的話，不知說過多少次了，竟沒發生絲毫效力，這使她益加氣憤。她說：

『家裏米穀雖然多，餵雞飼狗都好，為什麼要養別人的媳婦？你難道沒有耳朵，人家對你怎樣批評？哼，真體面，留着出嫁的女兒在家不放回去，他們說你是沒有骨子氣的，的確，你是沒有骨氣的男子！』

『唔？怪啦！』他微笑地說，『我並沒留住她，是她自己不肯去呀！』

「她不肯去，你就不好送她回去？」

「女兒回娘家來住幾天，也是很尋常的事。」他還是平心靜氣地回答，「你何必如此焦急。她決不會一輩子住在家裏的。」

新年快到了，按照俗例，媳婦是絕對不能住在母家過年的。而碎玉還是沒有離開石門的意思，各種各樣的壓力，齊向我們的碎玉襲擊，社會對於她只有冷酷與猙獰，沒有些須善意的同情。在除夕那天，她的父親也不敢不對女兒作以下的請求：

「碎玉，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沒有辦法。你現在暫且回王家去住一兩天，待過了年就到這邊來吧！」

「我情願死在家裏，也不到王家去！」她哭着堅決地回答。

她的繼母平時所積的惡氣，乘機爆發，拍着桌子說：

「過年過節，死啦，死啦，像什麼東西！我們與你前世無仇，今

玉 粹

生無怨，在三十夜，你定要咒咀我們死！你該張開眼睛看看，這不是你放肆的地方？你要明白，這不是你的家！」

「啊，不是我的家，是你的家。」碎玉氣悶不遑，輕輕的應了一句。

「是，是，是我的家！是我的家！」她聲勢汹汹地手指在碎玉的臉上說，「你敢怎樣！你敢怎樣！這是我的家！賊婆娘，你敢怎樣！」

「是你的家？是你娘家帶來的？」

碎玉的應聲，更引起了她的暴跳，

「是的！是的！我從娘家帶來的！你胆敢和我對口，豈有此理！賊婆娘，我不答應你在此停留，滾，滾你媽的！賊婆娘，滾！滾！滾！」

一把拖住了碎玉的頭髮，直往大門外推。門外的踏步是很高的，

她猛力一撒手，碎玉立身不住，直往下滾，「碎」的一聲，把門關了。

當她在地下坐定時，發現她的額角跌破了，鮮紅的血潮湧般地往面上流。她忙用手帕捫住創口，坐在那裏喘氣，滾泣。血和淚混和了，斑斑點點，洒滿她的顏面與衣襟。

外面異常地昏黑，她的創口經冷冽的寒風一吹，血是凝住了，然而開始感到了難堪的痛楚。她知道繼母既把她拚出門外，在這裏叫是沒有用的，哭也無益。王家，她發誓不再進，她究竟往何處去過此一年最後的一夜呢？

這是一個除夕，人們都在歡天喜地過新年，大廳小堂掛着列祖列宗的遺容，前面供着香燭，茶果。中間的大桌上，一定圍聚着許多人在呼盧喝雉；就是每個家庭裏面，平時是禁止賭博的，卅夜也開禁了，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或者抹骨牌，或者擲骰子，小孩們不知道

這些花樣的，蹲在地板上「跌銅元」，「擲圈子」。決沒有一人在這麼歡樂的夜裏吃飽了飯就睡覺的。但是，我們的碎玉却是無家可歸了。她的右手依然捫住劇痛的創口，對着禁閉的家門嘆了口氣：在黑暗中蹣跚前進。明亮的燭光，由每家門縫間射出，她可以聽見裏面的歡笑聲，牌聲，銅子聲，……：心中深深羨妒他們的快樂，同時怒火在她的胸中焚燒。她恨她的繼母，厭惡殘酷的社會與人羣，她想將來要向酷待她的人們報復。咬了咬牙齒，隨即吐了口氣，好像已經達到目的似的。

「三元庵」就在前面，燭光融融的由小門吐出，老尼的急促的木魚聲倒引起了她的敏銳的感覺。她想：「這倒是個絕妙的去處，社會既不容留我，我就離開了這萬惡的社會不好嗎？今生已無，修福來世，也是個辦法。」她急遽地進內，毫不遲疑地拜倒在正做夜課的老尼前



玉碎

面，口中不絕地說：

「淨師父救我！淨師父救我！」

「哎呀！怎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老尼見她滿頭滿臉都是血跡，驚慌地丟了木魚，合掌繼續不斷地急念佛號。臉色蒼白，全身發抖。

「師父救我」碎玉又喊了一聲。

老尼連忙把她扶起，吃吃地說：

「玉姑娘，怎：怎的遇了歹人？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三十夜呀，阿彌陀佛，竟被打成這個樣子，阿彌陀佛，你是獨個兒出來的嗎？阿彌陀佛！在什麼地方被劫的？阿彌陀佛，：你看衣服上都有這麼多血跡，阿彌陀佛，……」

接着又是一大半的「阿彌陀佛」。

「不是的，淨師父！」碎玉靜靜地說，「不是遇着歹人，是跌破的。」

「怎麼會跌破的呢？阿彌陀佛，摔了腳嗎？阿彌陀佛，路太黑了。阿彌陀佛。」

老尼臉上的驚慌，逐漸消失。她舀了盆熱水來給碎玉洗臉；

「玉姑娘，快請洗掉臉上的血跡，阿彌陀佛，跌得這麼利害，阿彌陀佛，怎麼不帶個燈籠呢？阿彌陀佛。」

她又忙着取出一條乾淨的布，替她裹好創口，一邊繼續不斷地在念佛號。

「阿彌陀佛，你們少年人不該自恃眼明手快，黑夜出門，阿彌陀佛，也應該帶個燈籠，或者有人陪伴才是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咳，我並不是在路上跌的，也是自己跌的，我是……」她傷心地泣了，「我是，我是被繼母趕出了門推跌了的。淨師父，我家的門口，你是知道的，她在上面猛力一推，我從那麼高的踏步直滾下街邊。……」

她竭力想壓住傷心，然而淚珠滾得更利害，再也不能不放聲大哭了。

「阿彌陀佛，那真太忍心了！阿彌陀佛，怎好推的呢，踏步是那麼高，阿彌陀佛，跌死了怎辦？阿彌陀佛……」淨師父的悲哀也被玉的傷心引起，頻用灰黃手帕揩拭她的眼角。她想安慰幾句，但又找不到什麼安慰的話，她惟有仰祈我佛如來保佑，不絕地念佛號。

佛號，泣聲，混合着繼續了一會，淨師父見她的哭聲漸次沈靜，終於想到安慰她的話了：

## 玉碎

『阿彌陀佛，菩薩是很有靈的，阿彌陀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阿彌陀佛，玉姑娘，不要哭了，阿彌陀佛，這是你的小小晦氣，好在創口不大，過幾天就會好的。阿彌陀佛。』

碎玉像是下了絕大的決心，揩乾了眼淚，說：

淨師父！請你大發慈悲救救我！我願意脫離紅塵，在這裏出家，請你收我做徒弟！我實在沒有什麼路可走了，千萬請你收容！』

當她說時心中想像此身將長守空門，不覺悲酸又起，淚珠從新淌了。

『阿彌陀佛！』淨師父合掌說，『玉姑娘好好地爲什麼要遁入空門？阿彌陀佛，做尼姑是很苦的呢？阿彌陀佛，年紀輕輕，快不要做這種念頭。阿彌陀佛，你雖然一時觸了母親的怒，但我知道她定會翻悔的。阿彌陀佛！快不要做這種念頭！……』

「不，不，我是誠心誠意來求師父收容的，」她的態度更加堅決，「什麼苦我都願意受，只請師父趕快給我剃度！」

「阿彌陀佛，你叫我怎好答應？」玉姑娘，不要如此性急。阿彌陀佛，你如誠心信佛，也何必捨身做尼姑？阿彌陀佛，你不妨在家念佛長齋，亦可修福來世，阿彌陀佛。」

但是，我們的碎玉還是拘着要她收留，她覺得這尼庵是人間的樂土，俗世的淨地，充滿着和平，慈悲與希望，在此她可得師父的慰安，可求神明的保佑；在此她可免殘酷的襲擊，可避無情的壓迫，她依皈佛祖的心更虔敬更深切了。

「在這裏，姊姊在這裏！」門外突然傳進一陣很熟識的聲音，這使她那剛平復的心情又起了紛亂的騷動。隨着聲音進來的是萃華姊和英妹。

「阿彌陀佛，華姑娘，英姑娘來得正好。阿彌陀佛，快請坐！」淨師父正爲她纏得莫可奈何時，萃華和美英來了，好像得了救星似地搶着先表歡迎。

「我們城南城北什麼地方沒有找過，原來你在這裏。」萃華喘氣呼呼地說，「我並不知道你的事情。方才英妹來告訴我，說你給母親推出門外了，她點着燈籠出來找我，方才看見踏步底下有一堆血跡，料想是你跌傷了，但又不見你的影子，隨即要我一同來找你。玉妹！傷處現在覺得怎樣？痛嗎？」

「沒什麼要緊，撞死了更好。像我這樣的人，早就不應活着的。」她悲憤地回答。

「阿彌陀佛，」淨師父插嘴說，「我正在做夜課，玉姑娘慌張地進來，阿彌陀佛，她的頭上臉上統是血，阿彌陀佛，她的衣服上也是

血，現在還是那樣，阿彌陀佛，那情形真慘，玉姑娘一進門就拜倒地  
上求救，阿彌陀佛，真把我嚇昏了，我還以為她在路上遇到什麼歹  
人，被砍成這麼淒慘的。後來玉姑娘自己告訴我，才知道是跌傷的，  
阿彌陀佛，真太慘了，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她現在正拗着要我收留  
她做徒弟，華姑娘，英姑娘，這怎麼使得！阿彌陀佛，快請華姑娘帶  
她回去，怪可憐的！阿彌陀佛。」

「是的，我們特地來找她的。」萃華旋轉向碎玉說：「玉妹，  
去，我們回去，到我的家裏住去！」

「阿彌陀佛，謝謝！」她也念起佛號來了，「我已拜淨師父爲師，  
在此出家修行，永遠脫離紅塵了。」

「什麼？」萃華驚異地問。

「我決定做尼姑了，明日受戒。」

「玉妹，何必如此！」萃華見她態度的堅決，悽切地說。

「玉姑娘！阿彌陀佛，你還是隨華姑娘回去，在她的家裏住幾天，慢慢的再想辦法，阿彌陀佛，這裏是很苦的呢！」淨師父也在旁婉勸。

「姊姊！回去！」美英拉着她哀婉地說。

「妹妹，我，我永遠也不回家了！……」她的胸口感着一陣難耐的悲酸的冷氣，兩手遮住臉孔，熱淚顆顆地由手指間流出。她也覺得落髮是件悲慘的事，如果真的靜修，那就不能不與俗世隔離，社會雖然殘酷，但到底還有幾分的值得留戀；尤其打動她的心靈深處的，是淨師父的慈悲懇摯，妹妹的天真，華姊的熱愛。

她哭着，姊妹們隨着流淚，淨師父也嗚咽抽噎，悲悽慘切令人酸鼻的空氣，佈滿了三元庵的小佛堂。



## 五 續

「玉妹，我想什麼事情都可解決。」萃華終於鼓着勇氣撥開悽雲慘霧說，「社會環境死緊地壓迫我們，我們倘僅是悲觀消極是沒有用的。壓迫的努力固然廣大，但我們無論如何都應振起精神，努力去奮鬥，去打破環境的困難。決不應有了困難，就以逃禪了之。」玉妹，不努力奮鬥而逃禪，這是弱者的行爲！況且，你以爲在庵中落髮就可了事嗎？恐怕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你的父母固然不肯答應，卽王家也安肯放鬆而不來糾纏？那時你的痛苦將更加難堪。我常怪你太懦弱了，什麼外力來壓迫，都採取無抵抗主義，你越無抵抗，壓迫愈甚。這決不是澈底的妥善辦法，玉妹！假如你願意的話，請你到我的家裏去住，我願意幫助你求根本的解決。時間已經不早了，快請你到我家去，慢慢的從長計議！」

「姊姊，去，去呀！」英妹的呼聲。

「是的，阿彌陀佛，華姑娘的話很對。玉姑娘你還是跟華姑娘一道回去，這是頂好的辦法。阿彌陀佛。」

「不必遲疑了，我們去呀！」

萃華拉着碎玉的手，三人一齊出了庵門。

五

她得到萃華的贊助，費了幾多心血，經過若干困難，終於達到了求學的目的。在二月的時候，她考進免費的蠶桑學校。心靈上得了無上的慰安，優游地在過着歡樂的學生生活。舊日的創傷，逐漸平復；生命之火，繼續燃燒。她熱烈地希望將來學成業就之後，再過數年像人的生活，屏絕一切外務，專心努力她的學業。但是，當她離開故鄉三月之後，就聽見父親的喪鐘敲動。

父親對地的終身雖造成不可磨滅的錯誤，但她是知道的，這不是他的罪過，他對她很表同情，很願意愛護她，只是礙着繼母罷了。她之所以能夠出外求學，父親在暗中的助力亦復不少。她認定他是她唯一的親屬，唯一的愛護者，對他異常地致愛，然而不幸，又給上帝奪走了！她的繼母並沒有通知她，是英妹告訴她的。那時英妹在麗城女校讀書，離家較近，繼母要她奔喪去了。她呢？她也想歸家親視含殮，然而川資發生問題，且離暑假不遠，學期試驗即將舉行，如果請假回去，非得犧牲學期試驗不可。她正在左右爲難的當兒，華姊的信到了，她說：

「令尊喪事，至爲草率，她們不待你，也不通知你來奔喪，就安葬了。也好，如此可省你一次長途跋涉。玉妹，死者不可復生，你回家亦不過洒幾滴眼淚而已，於事實毫無補益。你如果要表示敬愛父親

的心，請從學業方面多多努力，將來能夠自立於天地間，也就足以慰他在天之靈了。」

她知道事實上不能回去，即便回去也趕不上葬期，莫可奈何地站在樓頭遙望故鄉，或在僻靜處偷彈眼淚，含哀忍痛的過了學期試驗。

暑假時，萃華還是勸她不要回歸故鄉，在省城暑期學校補習，但她覺得有歸故鄉的必要，自己不能親視父親含殮，祭掃他的墳墓是應該的。雖然萃華說故鄉對她的空氣很壞，她還是毅然決然地回家。而且，她並不直往萃華家去，因為她想如先至萃華家，必將引起社會的許多非議，於華姊頗不便，還是先到自己的老家去，究竟那是生身地，在理，她是應該如此的。

「母親！」她方進門，就親熱地叫。

「誰？」繼母在廂房中不經意地問：

「是我，母親！」碎玉說着顯現在她的面前，她立即放下鐵青的臉，凜然說：

「啊，你！你來做什麼？」

「我，我回來了。」碎玉的牙齒發戰，聲音也變了，但她還是故持鎮靜地說。

「他是誰？這是你的家？回來，回來做甚？」她的聲勢更加嚴厲，碎玉不敢挾其鋒，低頭不語，深悔自己孟浪，爲什麼定要到這裏來？真的還沒受夠她的氣？來此做甚？

「我問你，」停了一會，她說，「我且問你，你讀的什麼書？你是誰的女兒，是誰生的？父親死了，好像無關痛癢，非但葬時不來送殯，甚至孝也不戴，這是什麼道理？你以爲現在是女學生了，到過大都市，就可欺人嗎？哼，我知道你的意思，」她冷笑了一聲，「你以

## 五 碎

爲父親死了，沒有三兄四弟，就大模大樣的來家，想承繼產業。哼，你想！家中還有我在，還有美英在！就是我們都死絕了，也還輪不到你！你在外面做得好事，石家的宗功祖德，都敗壞在你一人的身上，虧你還有面目見人！」

「我在外面做過什麼壞事？」她的心中儘管怎樣焚燒，但她的聲音還是不敢過高，「我自己相信在外面並沒有什麼越軌行動。父親死時，我接到英妹的信，已是很遲，我是很想歸來的，不過，錢發生問題，校中也不准請假。孝，我是戴的，你看，我的臂上不是纏着黑紗嗎？我回家裏來。是看看父親的坟墓，並不想來分家私的。」

繼母似乎並沒有聽到碎玉最後的一句話，她見碎玉在巧辯她的不奔喪不戴孝的罪名，愈加震怒：

「放屁！放屁！誰聽你的鬼話！學校不准請假，英兒爲什麼回

## 五 碎

來？沒錢，你現在怎麼到家？好了，好了，總之，你不是我家的人，和我家沒有關係，請快快出去，這裏是不能容你的！」

她見碎玉兀自立着不動，厲聲地叱逐：

「還不走！站在這裏做什麼？」

她的辣味，碎玉是領略過的，不敢再叨教了，默默地走出，回頭望了望自己的家門，忍氣吞聲地離開了。幸喜故鄉中還有深表同情於她的萃華姊在。

第二天一早，她備好紙香冥幣，探得了父親坟墓所在，要完成她的掃墓的願望。當她經過城中熱鬧的大街時，人們對她作惡意猙獰的微笑，醜詆的穢語頻頻地刺進她的耳鼓：

「不要臉的淫婦來了！看！」

「有什麼顏面見人？噢！」

「所以她是低着頭走的呢。」

「聽說她是跟人逃走的。……」

「怎麼人貴願意戴綠帽子？不把她賣掉，真是活該！」

「人貴那傢伙呆頭呆腦，是生成的烏龜相，老婆跟人跑，有什麼要緊，值得大驚小怪！」

「她還有好聽的故事呢？」

「什麼故事？快講！」

「總不外乎偷漢子三字？」

「哈哈！」

「偷漢子也有三等三樣呢。」

「聽說這傢伙偷的本事真不錯。……」

「確是此中能手。」



「你怎麼曉得？」

「我怎麼不曉得？」

「啊，不錯，你曉得，你是她的老拚……」

「呸！誰高興和這種東西勾搭。」

「她偷漢子的本事是從小養成的。十六歲恐怕還不到就開始了。那時是小三白臉。他的鮑福真不淺。兩年後和人貴結婚，又換了一個，後來竟跟着相好偷跑了。」

「不，不，和人貴結婚後，小三白臉還是時常去的，這是小三白臉告訴我，人貴真是活烏龜，有次他們三個睡在一起呢。」

「她跑到杭州，又要換口味，嫌那位帶她走的窮酸，又搭上了一位軍官。」

「那裏，軍官會要她？」

色。」  
「軍官管你好壞，只要『那個』就是。聽說他們頂喜歡肥胖的貨。」

「我不相信。」

「那你可以當面去問她。說不定她和那營長同來的呢？」

「去！我們趕上前去問個明白！」

「不要惡作劇了。」

「有什麼要緊，對這種人是不必客氣的。去！」

真的有兩個無賴少年抄過碎玉的面前，嬉皮笑臉地說：

「喂！我問你，營長有沒有來？」

「短命鬼！什麼營長軍長，問我做甚？」碎玉含怒地叱斥，滿腔悲憤知道難與較量，兀自繼續前進。

「何必假正經。和你相好的營長都不知道。哈哈！」那少年在她

## 玉 葬

的後面大笑。」

「如何？倘使她沒有和營長發生關係，那她何必着惱？更用不到臉紅！」

碎玉聽了非常地忿恨，忿恨他們欺人太甚，很想回頭大罵一頓，然而，一想他們是無智無識的蠢材，有意胡鬧的無賴，和他們比較太沒意思，還是忍耐一點，只要自問於心無愧就算了。她這時方才明白繼母昨晚對她的輕視，說她在外做得好事的原委；她方才明白這殘酷的社會對她永遠不會了解，也永遠不肯放鬆絲毫。公然侮辱，這使她的心靈感到莫大的憤懣，消除她胸中積鬱的方法惟有熱淚兩行。

掃墓歸時，她不敢再過大街去惹無賴們的無端閒氣，情願多跑幾步，揀那僻靜的小巷走去，希望不再碰見什麼惡鬼。但是，荆棘遍地叢生，隨處部有障礙與糾纏。她正由聖門巷轉灣，低頭前進。突然她

的手臂給胡媽拉住，她說：

「碎玉！你好？」

「什麼，我好？」碎玉驚異地問。看見胡媽緊張的臉色和來勢的兇猛，料想又是一陣沒來由的暴風雨，她竭力掙脫逃走，避免這種無妄之災。

「你慢點走，給我還女壻來！」胡媽趕在後面聲嘶力竭地喊。

「怪啦！誰是你的女壻，要我還？你發瘋啦！」她氣忿不過，站住回答。

「阿清！你不曉得嗎？他是我的女壻，也在杭州讀書。說過四月裏阿來和桂兒結婚，給你迷住了，不肯回來，並且說要提出和桂兒離婚，我桂兒是清白人家子女，怎好退婚？我現在只向你耍人，如你交還我的阿清，讓他和桂兒結婚，萬事全休；否則，我拚着老命和你

鬧。」

胡媽瘋瘋癲癲的又來抓碎玉的衣服，碎玉趕忙避過。

「不要胡鬧！」她喘呼呼地說。覺得好笑又好氣，「見神見鬼的，阿清怎樣的人，我都不知道，怎好害我把他迷往？向我要人，這是那裏來的話？你怎好不顧人家的名譽，亂七八糟的血口噴人！」

「名譽？你這種人還要名譽！人家的丈夫都要的。趕快還我女婿來！」

碎玉心中氣悶，要和她剖白是糾纏不清的。還是早些脫身不理睬算了。但是，她在前面走，胡媽却在後面跟着叫罵：

「你這殺千刀的淫婦，跟人逃的婊子！你把我的阿清迷往，還以為我不知道嗎？你偷漢子，城裏那個不知？什麼男人都好勾搭，爲什麼定要引誘我們阿清？你要知道阿清是有未婚妻的，他有他自己的老

婆，四月裏要結婚的，你怎可以把他拉住不放？他不肯回來，他說不要我的桂兒，我的桂兒是許給人家的，叫她將來怎樣做人？你這婊子，趕快交還阿清，叫他和桂兒結婚；否則，我和你拚命！我活着橫豎沒有什麼意思，和你拚了罷。你逃，逃到天上，追到天上，逃到地下，追到地下。淫婦，偷漢子的淫婦！婊子，迷男人的婊子！不要臉的東西！殺千刀的！……」

一路瘋瘋癲癲，哭哭啼啼，鬧個不休。小孩們跟着一大羣在拍手叫笑。碎玉咬緊牙關，置之不理，一口氣飛快地跑回萃華的家裏，氣急敗壞地倒在床上，臉色灰白，目瞪口呆，半晌不能作聲。

「玉妹！玉妹！爲什麼？爲什麼？」萃華驚喊着，握住她的手，冷冰冰的，更使她着急，「怎的？怎的？爲什麼弄成這樣子？玉妹！心裏難過嗎？到底什麼緣故，怎麼不說話呢？」她的淚珠雨點般滴落

在碎玉的手上，哀切地追問。

碎玉只是哽咽搖頭，熱淚狂瀉，過了些時，方轉過口氣，「哇」的一聲哭了。

「玉妹，爲什麼氣成這個樣子？」萃華見她哭出聲來，心裏倒放寬了些，很關切而體貼地守在她的身旁，料想她猝然遇到什麼意外強烈的刺激，如果只是因爲哀痛亡父，決不會如此難受。

「好好地出去掃墓，爲什麼歸來變成這樣？」玉妹，碰到什麼人嗎？」待她的哭聲稍靜，怨氣稍平時又問。在萃華的意想中是怕她在中途遇見她的蠢丈夫，人貴。或者又給繼母一場辱罵？

「咳，華姊！」她頓聲回答，「我還是死了的好。這殘酷的社會多掙縛可怕！他們絕對不容留我存在，他們聯合起來作踐我，和我爲難，我還活着做什麼？名譽掃地，怎好做人？華姊，我還是死了的

好，死了倒乾乾淨淨！」說着她又嗚咽悲鳴起來。

「爲什麼呀？誰欺負了你？玉妹！」萃華還是摸不着頭腦熱情地問。

過了好一會，她的悲哀逐漸平息了，纔長嘆了口氣說：

「華姊！我萬不料荷城人和我竟結下如此深切的仇恨，記得我並沒有對不起他們的地方，而他們總是擺着猙獰如夜叉般的臉孔和我爲難，想盡方法來蹂躪我，陷害我。當我走過大街時，流氓地痞，少年無賴就竭其譏笑，怒罵，調侃，戲弄之能事，我自知敵不過他們，也不願和他們較量，把牠當做耳邊風，兀自走我自己的路。但是，當我回來的時候，以爲僻巷陋衖終可避免侮辱，然而不然，又碰到瘋癲發狂的胡媽，攔住我要人。說她的女婿給我迷住了，所以不回來和她的什麼鬼兒結婚，這是誰造的謠言，真氣死人！阿清怎樣的人，我都不



認識，如何可說是我扣留的？我不理她，那知她更加放肆，破口大罵，穢褻不堪。活活的給她氣死！華姊，這是那麽來的冤憤？我還能在那種社會中生存嗎？在這裏我非但找不到同情我的人，簡直找不到以人待我的人。環繞我的都是我的仇敵，如猛獸般張牙舞爪來中傷我，咳，華姊，我想還是早了此一生罷！」

『這又何苦呢！』華勸慰她說，『關於你的種種謠言，自你走後，就散滿了城廂，不知是誰佈的謠。我是知道你的，有人詢及或我聽得人說時，就力加解開，無如好事者多，造謠者衆，收效至微。他把任何壞事，都穿鑿附會在你的身上。他們的確不洽於你，根本就因爲你脫離王家，反抗禮教，尤其不該的是你出外讀書。你看荷城全縣受過教育的女子有幾個？先前我在女師讀書，尙且受社會的種種非議，幸喜我的父親意志堅決，沒有被他們動搖。他們最嫉妒別人學

好，最歡喜說人家的壞話，何況你是舊禮教的叛逆，更可以以他們卑賤的心理來推測你，傷害你的。玉妹，的確，此地不是你住的地方，到處佈滿陷阱深坑，可使你喪生失命；隨時都有強弓毒箭，齊向你瞄準施放。所以我覺得你還是早些離開此地的好。先前我之所以不贊成你歸故鄉的就因此。不過，你現在對外來的無端侮辱，儘可一笑置之，實在也不值得介意。玉妹，我們做任何事業，都應有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方可有成。社會不好，我們就該應負起改革的責任；環境惡劣，我們就該應起而破除牠改良牠。我相信人定可以勝天，真理終勝強權。社會雖是因循的沿襲的，但牠的基本組織是人，自然以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牠，使之向善的方面走。玉妹，荷城的社會環境之惡劣腐敗，的確令人頭痛；但是，如果我們不負起改革先鋒的責任，則永遠沒有改良的希望。因為我們的責任很重大，我們的事業還在將

來。我們對於社會所給與我們那些無謂的枝節的挫折只有忍受。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大大一點，處處着眼在國家在社會。方稱得起是新時代的女子。玉妹，努力幹我們的事業，萬勿因為此種無聊的誣蔑，就抱消極悲觀的態度。我們只要自問良心，對得住就是，他人的閒話，又算得什麼！其實，他們平空造謠生事，只是侮辱了他們自己的人格，於我們是毫無影響的。玉妹，心懷放寬些，度量放大點，不必計較那些，我們努力我們的事業要緊！」

經過萃華一番慰勉動聽的話，她的悶氣早已消散，而對於實際的社會也有較深的了解。先前她以為故鄉是燦爛的樂園，人們總是可親可愛的好友；那知事實上故鄉給與她的是無限的創傷，人們給與她的是無名的殘酷。她知道了，知道往昔所抱觀念之錯誤，知道人與人之間只有利害，沒有感情。不幸而為弱者，要想求得人類的同情，是絕

## 五 碎

對不可能的，因為在這世間，已無所謂正義與公理。如果要實現正義與公理，則非經過多人的努力，偉大的改革不可。她理解了這一層。感到異常的輕快。而且，她的受辱也含有此種偉大的意義，倒笑自己適纔的痛哭爲無聊爲淺薄。

## 六

受了萃華的啓迪與薰陶，我們的碎玉確是由消極的這端走至積極的彼端。她覺得社會的本質並不壞，所以壞的全在處理社會的人們，只要除去此種敗類，則社會自然安甯，而人羣的真正幸福也可求得。社會對她的環攻與迫擊，她泰然處之，因為她相信終有一天此種無端的射擊會倏然停止的。而且，革命是偉大的事業，些須犧牲與忍耐是應該有的，對於從事革命的人們。

偉大的時代終於來了。革命的努力由珠江北湧而瀾漫長江流域，五色旗也改變了顏色。碎玉接受萃華的邀請，歸來贊襄黨務。她覺得這是一個絕妙的改革機會，做點切實的工作。在省城裏今日歡迎大會，明日歡送大會，演講，宣傳，貼標語，喊口號的工作，實在有點煩膩了。爲了換換空氣，她亦願歸故鄉，何況萃華在本鄉人少勢孤，尤有過歸襄助的必要。恰巧省裏要派人分發各地指導黨務，她帶便就負了此種使命歸來。

因爲她是省裏特派的指導員，荷城破天荒地開了個熱烈的歡迎大會。這事竟哄動了全城。碎玉之在故鄉，本是社會的蠹賊，禮教的叛徒，曾經受過衆人的譏笑，怒罵與窘迫；然而，現在她是堂堂的特派員，各團體開會歡迎，并且，衙門裏可以隨意走動，縣長對她都要低頭表示敬意，這使得全縣的人們深深詫異。但他們輕視她的態度，並

沒有完全改變，暗地裏仍在評長論短，在推測她所以富貴的原因。有的說：「因她要好的那位營長已升做軍長了。」有的說：「因為她和省裏的某主席結婚了。」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他們全都相信碎玉的得「官」，不是靠她的真本事，是靠她的「那個」的。背地裏儘管如何議論，而當她走過大街時，他們除了恭維，巴結，或行注目禮外，不敢說什麼廢話。碎玉自己對故鄉的態度也變了，先前她回故鄉常具戒心，候至晚色朦朧時，方敢瑟縮地進城，現在她意識着自己是革命的急先鋒，負有改革故鄉的重大使命，她沒有什麼顧忌，敢於昂然地在鬧市中穿過。人們對她現着驚詫的神色，她覺得快意，也用靈活的眼光向他們掃射，好像說：「你們看，在昔日你們所唾罵的人兒，也有今日！」尤其使她感到滿意的是她的母親了。

那是在歡迎大會裏，她正在起勁地演說，看見她的妹妹和繼母也

玉 碎

雜在羣衆中歡迎鼓掌。當她演說完了走近她的身傍時，她還是不絕口地稱讚：

「說得好極了！玉兒，真好，你看縣長都在熱烈拍手呢！哈哈！玉兒，我因為聽得英兒說，在這裏開會歡迎你，所以特地趕來看看的。事情完了沒有？快回去休息休息！太吃力了不是玩的。」她拉着碎玉的手很關切地說。

「不要緊，」碎玉微笑着說，「我還有事情，妹妹，你和母親先回去，我隨後就來。」

說着她返身與歡迎的人員招呼，等到大家散了，她才回家看她的英妹的母親，她的繼母。

「玉兒，我說你該來了，方才還叫英兒去接你呢。」碎玉還沒走上石階，繼母早已倚在門口笑着招呼了。

『哈哈，快請坐，英兒，快拿茶來請姊姊吃！』接着她熱烈地拉着碎玉的手，仔細端詳了一會說：

『臉色很好，玉兒，累否？早上你說得那麼動聽，真虧你！你的父親沒有留下兒子，那知女兒比兒子更強。我是活了偌大年紀了，但沒有看見女子受衆人如此歡迎的。玉兒，虧你給石家爭了氣，你的父親在地下曉得女兒發了跡，正不知怎樣高興呢！』

碎玉只是微笑着，不知怎樣回答，但她似乎並不需要她的回答，接着說：

『你的父親時常說的，說你很聰明，英兒的天資也好，可惜都是女兒，不然，前程是很有希望的。他那裏知道時代變得很快，女兒也發跡！哈哈，好不快活！英兒，你將來也該學你的姊姊出人頭地呢！玉兒，想來肚子一定餓了，英兒你快叫何媽做點好吃的點心給姊姊



吃。玉兒是歡喜甜的，你叫何媽炒糖糕吧！」

「不，我不餓，剛纔吃了中飯呢。」碎玉找到話兒了。

「哈哈，自己家裏何必客氣！」

「真的不客氣，妹妹，你不要去叫。」

「那末，就隨你自己，英兒，你叫何媽去買點水果來。」

美英跳躍着去了。她又說：

「這次路上很辛苦罷？」

「沒有什麼，出門慣了。」碎玉答。

「要好多天，從杭州到家裏？」

「七天，四天水路，三天旱路。」

「啊呀！真不得了，路上要過七天。」繼母略現驚異之色，不勝

欣佩似地說，「暑熱天氣，這麼長的旅途是很辛苦的呢。還好你們年

紀輕不在乎，像我這樣老了就不成。」

『母親前次上蕭佛巖拜佛不是很會跑路嗎？』美英插嘴說，  
「啊，姊姊蕭佛巖你到過沒有？那是一個很高很高的山峯，由山脚到山頂足有二十多里筆直的嶺，頂上有一塊平坦的岩石，就是蕭佛岩，在那裏有個廟，很有靈驗的。我和母親去過，啊，真好玩，在山頂往下看，什麼東西都變小了，縣城好像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村莊，可以放在手上玩的。還有，那邊的山楂真多，將來我帶你去採。」

『你的妹妹也真了得，』繼母搶着說，『那天到蕭佛岩拜佛，她跳跳躍躍，很是有趣，有時我落到後面許多路了，她於是坐在道旁石上等我，我到了她又動身前進，她倒有時間休息，我是拚命地趕路，那天真把我累死了，回來兩脚疼痛，兩三天才愈，玉兒，真的老了就不成，從前我在你們的年紀時，也很脚健的。』

意思。

「那自然，年紀老了，行動自較困難。」碎玉點頭表示贊同她的

「昨天晚上你是在萃華家裏宿的？」繼母又提出了別的問題。

「是的。」

「爲什麼不到家裏來呢？儘叨擾別人家裏是不好意思的。」她很關心地說。

這話重新引起了昔日的傷痕。碎玉何嘗不想歸家來住，但是，但是，舊日的創傷猶在，繼母曾經正式宣布這不是她的家呀！她很想說：「這不是她的家」，但又不願意使她塌台，回答說：

「因爲晚了，華姊要我在那邊宿，晚上可以談天，好在是知己，沒什麼關係。」

「不過總不大好，自己有家在這裏還寄居在別人家裏，多麼難

聽！你還是趕快搬回來吧。左廂房子前天已給你收拾乾淨了。那是你父親的書房，英兒，你陪姊姊去看看，那樣佈置好不好。」

但是碎玉是不願意住在這裏的，她宛轉拒謝：

「我想還是住在華姊家裏好，因為和華姊接洽事情便當些。」

「不，不，怎麼可以住在別人的家裏？你難道不願和你的妹妹一道嗎？」她的臉上現着苦笑，然而堅決地說：「當你沒有歸來以前，你的妹妹是時刻在希望你來的；時常說要和姊姊在一起，可以請姊姊教書。前幾天接到你的信，說你動身歸來了，她快活得什麼似的。在她的意思是要你和她同住在那間樓上，就是你們讀書的樓上；我想，這是不大好的，因為你的公事很忙，往來的人也定很多，在樓上諸多不便，所以特地給你收拾出左廂房來。這樣你可以和英兒時常在一起，而又不致妨礙你的公事，來，我們去看看，包你中意！」

## 五 碎

說着她也不等碎玉答應，親切地拉着她的手就走，一面招呼何媽到萃華家去搬取行李。

\* \* \* \* \*

碎玉在荷城真是一時的紅人了。歡迎大會之後，就是縣黨部設宴洗塵，縣政府擺酒接風，接着是縣長，局長，科長，委員，……輪流招待，接着是鄉紳，戚舊……循環致賀。像煞有公事的終日在席間應酬，這使碎玉感到十二分地厭惡。她想拒絕，然而終怕頂撞了別人的好意，不得不去酬應一下。這天，她正從黨部會議歸來，王國卿也來請她吃飯了。王國卿她是知道的，是荷城的土豪劣紳，姦淫擄掠，無惡不作。黨部接到控告他的訴狀，不下數十件。方才集議也是爲了他的事情，業經決議依法查辦了。自然她不能與這種將要查辦的土豪劣紳去應酬，但是，繼母說，「他家已來請過五六次了，若再不去是

太難爲情的，而且，王家和我們是世交，他和你的父親很要好，他來請你吃飯，可並不辱沒了你。你不宜拒之過甚的。」她想，也好，去看看無妨的，雖然同志們知道了定會說我勾結土豪劣紳，但只要自問於心無愧就是了。

王國卿對她特別客氣，座間沒有別的客人，除了他的三妻一女外。席間倒也沒有什麼拘束，及至終場，國卿開始說話了。

「石同志！請恕我，我也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也是黨員，故敢以同志相稱。今天黨部會議，你有沒在場？」

「沒有。」碎玉很不自然地回答。

「沒有！石同志，你是指導員，那有不出席之理。」國卿冷笑着說。

「是，是去過一下，不過就出來的。」碎玉的臉紅了。

「那末，石同志，今天議決些什麼呢？」

「不知道。」碎玉搖頭回答。

「不知道？」國卿緊迫着問。

「是不知道，這有什麼好騙呢！」

「不必假猩猩了，石同志！」國卿冷冷地說，「你不告訴我，我也知道，知道得怕比你們在場的人更詳細。我告訴你吧，你們不是要議決依法來查辦我？說我是土豪劣紳，霸佔民田，強姦婦女。我自問你們所提的罪案，沒有一件成立，然而你們竟決議查辦了。要曉得查辦我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你是省裏派來的指導員，自然你應該負大部的責任。……」

「那並不關我的事，縣黨部的事情我不能干涉。」碎玉被他說得青一陣，紅一陣，惴惴地回答。

『關不關你的事，那我都不管。不過，我這裏確是有一件關於你自己的情事，趁着你們沒有來查辦我時，先請你來商量商量。』說着他伸手入衣袋中取出一張字條，遞給碎玉，說：

『你是誠字的堂堂指導員，請你讀吧，上面是什麼東西？』

碎玉戰戰兢兢地接過來一看，見上面寫的是：

「立婚書人王人貴，今因無錢使用，願將髮妻石氏出賣於王國卿爲第四妾，憑中說定，時值身價值貳百元，其洋當日支收了足，日後髮妻石氏卽歸受主所有，生死各聽天命，恐後無憑，立此婚書存照。

年 月 日 立婚書人王人貴 押」

『這，這是從何說起，你們要曉得這是青天白日呀！賣買人口爲法律所不容！碎玉氣忿忿的把婚書撕做粉碎，國卿來奪已是不及了；



他把她手中的紙屑統統搶過，聲色俱厲地說：

『豈有此理，你以為把你的賣身契撕了就完了？哼，世界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你的丈夫拿了我的錢，情願將你賣我做第四房姨太太，這是名正言順的。當你歸來時，我就要派人接你，繼而想顧全你的名譽，沒有當場把你拖下台來。而且，你是我的第四妾，自然你體面了，我也與有榮焉。』

他說着頻頻對他的三妾和女兒使眼色，她們也就退歸屏後去了，碎玉知道不十分妥當，也就返身向前門走去。國卿趕即在前攔住，說，

『到那裏去？』

『回去！』碎玉氣憤憤地回答。

『請你慢點走！此刻你是我的妾，應得完全聽我的命令，我沒有

叫你走，你是不準走的！碎玉，老實告訴你，你們在竭力提倡公妻共產，我的妻妾是不容他人共的。你如果在此便罷，否則，你想出去來，來！』

國卿挨近身來擁抱碎玉，碎玉正在死力抵抗，忽然外面傳進汪少卿的聲音：

『青天白日，這還了得！』

『撲』的一聲，國卿的臉上着了一下，火星迸發，他的兩手一鬆，碎玉趁勢脫身了。

當她喘呼呼地逃回家裏，定了定神，正欲赴黨部報告，討論應付辦法，萃華神色倉皇地進來說：

『你怎麼還在這裏？外面已經不得了了！』

『怎麼？什麼？外面？』碎玉心神紛亂地說，『是不是王國卿？』

我正要赴黨部報告，真豈有此理！」

「你的事，我們已經知道了，是汪少卿回來報告的，正在商議辦法，想派警察去捉拿王國卿，那旬保安隊來包圍縣黨部，汪少卿已給捉去了，說是省中密電有人告發他是共黨，連夜解省，使我們解救不及，此外通緝的還有王夫之，秦平一，幸喜他們聞風先遁，不會抓着。我們應該暫時迴避，尤其是你！」

「我也有名字？」碎玉戰慄地問。

「名字有否，不得而知。不過，今天的事情，多半與王國卿有關。他對我們含恨已久，今天聽見我們議決查辦，故爾先發制人。你是他所欲奪取的目標，豈肯輕輕放過？趕快動身，遲恐不及了！」

玉容

提心吊胆的走回校中，一切都生疎了，雖然離開學校只有一個多月。上課下課，睡覺遊玩，在先前是她的日常生活，可是現在有點不慣了。尤其使她感到格格不相入的，是學校生活的平板，沒有絲毫的波浪和變化。她很清楚地記憶到，在幹秘密工作時期，生命力特別活躍，生活素異常充實，工作多興奮而緊張，但是，現在是奉公照例行事，那種熱烈的興致已經過去。她感覺得沈悶異常，經驗明白地告訴她，社會本身並沒有革新的要求，故努力革新的人常會遇到殘酷的打擊。她自問她的從事革命，純是本諸至誠，無絲毫利己的私慾，而社會終不見諒，土豪劣紳張牙舞爪來傷害，如果沒有萃華說不定已入囹圄飽嘗鐵窗風味，事業未曾開始，自己的命先行革掉，此種事例已屢

見不一見了，她不敢再在苦悶中求出路，漸漸的又習慣了學校生活。

接萃華信，知道汪少卿在陸軍監獄，雖然屢次托人營救，也難斷定他的結果。她叫她如有暇時，不妨去看看他。的確，她很知道他是奮發有爲的青年，具有堅強勇敢的意志，富有敏捷的辦事才能，然而，可憐，他就因俱備此種幹才而陷入獄中了，假如他的思想不那麼清新，他的眼光不那麼銳利，他決不至有今日。她敬愛他的精神，同情他的不幸，並且，她覺得他的入獄於己不無關係，如果那天沒有他，則自己的受辱將難倖免，所以她更感激他的義勇了。她急於要想去看他，但獄門是星期六才准會客的。她當即給他一信，信中是這麼寫的：

「少卿先生：

當你離開荷城的那一天，我也匆促地來校了，和天真的同學們過

着無拘無束的平靜生活，現在倒使我感到深切的意味。

實在兩月的繁忙雜亂的，宛如發狂的生活，不僅使我疲倦——當時熱潮高漲，胡亂地幹着，倒也不覺什麼，此刻平靜下來了，却感到極度的疲倦——所給與我的印象也太壞了。先前，我認識了社會的腐敗，感到有改革的必要，以爲只要努力，就可成功。那知社會並不如我所見的那麼簡單，充滿着一羣無知無識的蠢物，他們不知正義，也無所謂公理，優劣不分，是非莫辨；因襲是善，革新即惡。凡是從事倡言改革者，都是他們的寇仇，不惜以全力來撲滅。你看，我們任勞任怨，赤心從事，而社會所報答我們的竟是如此！雖然我們知道失敗爲成功之母，最後的勝利終歸是我們的；雖然我們知道每受一次挫折，即多一次經歷；事業要在困苦中求，我們的犧牲是有相當的代價，但是，人終究是在實

際生活中過活，脫不了實際的壓迫。在理想上我們可以作種種遠觀近於高調的話，而實際的痛苦，到底是難受的呀！

不過，我想冤獄終有昭雪的一天，黨部已在設法營救，願你暫時忍耐，恢復自由，就在目前。

星期六我希望能來看你一次，你要什麼東西，請告訴我，定當照辦。L

星期六下午她第一次進獄探視她的同志。

監獄是那麽黑暗，狹隘，潮濕，是碎玉所夢想不到的，而獄卒的鐵冰的臉，更使她相信人類間只有仇視，沒有同情。住在此種環境裏面，毋怪英氣勃勃，體魄軒昂的少卿，瘦得幾乎難以認識了。當她和他相見時，他的情緒是緊張而愉快，她的却是深沉地傷感。

『萬不料世上還有同情我的人來探視我！』少卿熱烈地歡呼，像

在沙漠中孤行的旅客，一旦發見了親愛的同伴，快樂得幾乎熱淚滾流，「密斯石，我真感謝你！」

「汪先生，不必客氣，來看你是我們的責任，患難誰都是難免。他們沒來看你嗎？」碎玉說。

「沒有，鬼都沒有！」他搖頭大發牢騷說，「所謂朋友，所謂同志，我現在才知道是掛在口頭上的甜蜜名詞。得志的時候，自然蟻附你的身旁，加意獻殷勤，供給你驅使，好友，同志，叫個不休，一旦你不幸而遭難了，則如鳥獸星散，又另附在別人的身上做他們的寄生蟲，視你如同路人，誰還願意來理睬你？但是，密斯石，在苦悶中挨時刻的我，總希望能夠看到熟人，和我談一兩句話。所以我嘗在這小洞裏張望，昨天給我看見了一位和我很要好的同學，我快活得高聲喊叫，請他走近牆邊，他對我看了一會，知道是我，却迅速地消逝



了。我知道他們視我如洪水猛獸，深怕受嫌疑。所謂朋友，原來是這麼回事。密斯石，像你這樣是很難得的。」

「這有什麼要緊，他們竟那麼怕。患難見朋友，這話真不錯。」碎玉同情地說，她的臉上浮着得意的微笑，因為她自己是夠得上做他的朋友。

「朋友負我。那都隨他。」他嘆了口氣說，「只是在這裏實在太苦悶了，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然而老爺們將我由荷城送到此地，似乎什麼都完結了，既不審問，又不偵查，也不釋放。索性將我早日判決徒刑死刑，那也痛快，可是：我是被忘記的囚徒，過着不死不活的生活，真氣悶！」

正說着，獄卒板起臉孔禁止他們談話，說是時間已經過了。他對她作微微的苦笑，蹣跚踉蹌地走進監去。而碎玉還是寬慰他，請他暫

且忍耐，自當竭力設法，恢復他的自由。

這是很神秘的，她永遠不能忘記這探視的瞬間，似乎有種不可名狀的力量使她不得不捉住他的印象，無論在工課，在休息，在睡眠，他那瘦削的面龐，英爽的氣度，悲壯的語調，依依的神情，尤其是那雙灼灼的目光，充滿着熱情，悲哀，祈求，懇摯的情緒；統統顯現在她的面前。她同情他的遭際，憐憫他的不幸，並且，深深地意識到他是有恩於她的人，她的剛平靜下來的心，完全給此次探視攪亂了。時刻惦記着有個不幸的人需要她的慰安，她是那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只要她稍加青睞，給與一部分同情，他就會感到絕大的滿意。而她自己也時常想見少卿一口談或筆語，願意做他的獄外朋友，時時送物進監，如他的最關切的人。每星期六不是親身探視，就是致函問候。少卿在獄中的生活因她的柔情的滋養也活躍了許多，不再苦悶消

沈，時時期待着，期待她的駕臨，期待她的書信，並且，期待自由的歡欣。

漸漸地她感到每星期一次會面的不足，然而獄中慣例如此的，也沒法通融。尤其使她感到不快的，是會面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五分鐘，什麼話都不夠談；但是，她絕不肯放棄這每星期最寶貴的五分鐘。她給他的信，當初是每星期一書，後來增至二書，現在每天一書尙嫌太少。熾盛的慾望，在她的心中燃燒，美妙的春夢，時在她的際腦縈迴。當她每次預備要和少卿相見時，心頭總是突兀地跳着，精神異常興奮；情緒格外緊張，她什麼都不放在心了，甚至陷害她和少卿的王國卿也不放在心上，時時靜坐沈思，想到前途的光明，不禁獨自微笑。她處理甚麼事都有條理有精神，對待任何人都歡欣鼓舞。同學們也知道她有個很要好的男朋友，甚至有人說他是她的愛人，這自然她

在表面上不能承認，而且鼓起嘴唇表示不願意別人取笑，而她的內心却很願意人家知道她和少卿心靈上的秘密。每每同學對他提起「少卿」兩字，她總是感到一陣澈沁心脾的愉快。外界的任何事物，悉是可愛的，以前人們對她的侮辱，她覺得那只是一時的幻夢，而同學們對她的羨妒，才是真情實境。

沈寂的冬天過去，明媚的春光又來。自然界的一切，都充滿着欣欣向榮的生氣，鮮艷而活潑，天真而美滿；天氣是那麽清麗，明淨，無纖雲的沾染。湖光是那麽澄澈，柔和，靴紋微縐的水波蕩漾。少卿也跟着再生的春天，獲得自由，和她同道遊湖，輕搖蘭槳，劃破漪麗柔波，向着淨慈寺那邊進發。

他們同坐在船的一邊，緊靠在一起，她的頭斜倚在少卿的肩上，絲絲的柔髮被風吹着，散亂在他的頭上，他時時用手順理牠。她的血

在沸騰，心在跳躍，說不出怎樣的愉快，只是感到一種輕舒的心情，她是沈醉在愛河中了。他們靜靜地沒說什麼，但在他們的臉上却可以找得他們內心的欣快與得意的神情。

「真奇怪，碎！我們會有今日。」少卿稍微用力握她的手，輕輕地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碎玉說，「人類的感情是件神秘的東西。」  
「這一次丟進牢去，真是莫名其妙。事前我固然不知道犯的什麼罪，事後也不曉得，甚至到此刻我還是莫名其妙。從進獄至出獄，經過兩百四十三天，僅僅訊過一次，罪名是嫌疑尚輕，判決着送反省院。反省了半年，總算大澈大悟還我自由了。」

「這多半是王國卿陷害的。其實，沒有我你是不會受罪的。」碎玉負疚似的說，他們舊事重提，感到深切的趣味，少卿更是不絕地溯

事變的經過：

『那也不一定，終歸鐵窗風味，我是要領教的。假使是因爲你，那我更加高興。碎！你想我們那時在縣黨部辦事的，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蘊蓄着許久的希望和理想，以爲一旦革命以後，政權在握，就可使之實現，至於實際社會之能否跟着我們的腦子跑，我們並沒有想到，於是乎捉土豪，捕劣紳，監督官吏，接收公帑，已結了不少的怨恨；加之，沒收教堂，改作縣黨部辦公室，更引起帝國主義者的嫉視。王國卿之在荷城，我們早知道應該處置他，不過，他的勢力很大，故鄉人誰也不敢去捋虎鬚，然而我們竟議決查辦了。因此，他先發制人，聯合官僚，土劣及洋教士，一齊動員，我們那得不倒？』

『然而，他爲什麼恨我獨甚呢？』碎玉問。

『這是很容易的明白的，碎！究竟你初到荷城時太鋪張了些。你

想，你是一個懦弱的女子，居然做了一時的紅人，在未革命前，他是第一把交椅，眼巴巴地看着被你挾持以去，怎有不恨？你在我們一夥，自然得先對付你，所以他假造婚書來侮辱，那天幸喜我在門前走過，聽得你的聲音，進來給你解了圍，否則，不知怎樣得了呢。碎！那天我是趁機狠打了他一頓才走的。這傢伙真豈有此理！少卿忿忿地說。

「聽說我們的黨部倒了後，從新改組，這位無惡不作的土劣竟一變即為革命同志，在縣黨部做常務委員呢。」

「萃華也還在黨部裏工作嗎？」

「不，」碎玉答，「她已不在黨部了，專門幹婦女協會的事情。可是，她的丈夫是在黨部工作，據說和王國卿很聯絡。」

「所以她能夠在裏面呀！現在的黨部真是糟透了，完全在土豪劣

紳的手裏，又是一番白革命，先烈的血，真洒得冤枉！」少卿沉痛地說了，微微嘆息。

「我們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我沒有入他們的牢籠，你雖然吃了些苦，但還保持着原有的生命，他們有許多人命未革而先革掉自己的命的很多很多，我們還算有運氣的。」碎玉深幸沒有革掉自己的命，這使少卿微感不舒服，他斜視了碎玉一眼，說：

「從事革命的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死得有相當代價，那就是不冤枉！碎玉你不再想革命嗎？」

「難道你還要從事鬼革命事業嗎？」碎玉坐正身軀對他反問。

「是的。」少卿沈着地說。

「你還不怕？」

「有什麼值得害怕？我早說過，從事革命的人，生死尚且置諸度



外，坐幾天牢獄，算不得什麼。碎！要曉得革命家是以牢獄爲家呢。而且，你看我們同志千辛萬苦所創的事業，曾幾何時，又被土劣佔據，難道就眼睜睜的撒手不成？」

『但是，他們的勢力大呢。』

『王國卿的陷害之仇，你也不想報嗎？』

『唉，算了罷，』碎玉低頭嘆氣，『他正在聲勢煥耀，你有什麼辦法？奈何他不得，說不定還是自己吃虧。我現在也沒有很大的損失，不必再撥草尋蛇了。』

少卿對於碎玉的懼怯，深感不滿，而碎玉對於他的未忘情革命，斤斤於報仇雪恨，也深感不快，兩人的思想不投機，知道再往下談話，說不定是會決裂的，但彼此都不願願深刻化，默默地觀賞湖中景色，暫時靜寂。

## 玉碎

等到舟子將船撐回旗下時，萬家燈火齊明，他們並不想即時分手，仍是依傍着在湖濱公園散步。爲了避免喧雜的人衆，他們沿着湖濱走過第六公園，揀那僻靜的處所前進。

『碎玉我們去看電影好嗎？』少卿突然提議，希望和她多聚一刻。碎玉自然贊成的，而且，她沒有看過電影，趁此鑒賞鑒賞也是快事。少卿又告訴她今天映的是「國魂」，描寫革命的巨片，好看得很，更引起了她的興趣，可是當他們進場擇定座位後，她忽然想起校門關閉，如果時間過了。很是發愁。少卿說：

『不要緊，等一會，我們早點出場，回去不會遲的。』

電影映到中場，碎玉頭暈的感不到什麼興趣，屢催動身，少卿握着她的手，溫婉地說：

『再等一會。電影多好，怎捨得回去？』

再等一會，再等一會，終於等到電影完了，他們才跟着大衆衝出大門。安步當車，沿着湖濱慢步。

「碎！這裏多涼快，我們坐一會。」少卿指着樹影底下的涼椅說，他還是不想回去。

「我要回去，遲了恐叫不開校門。」她雖是這樣說着，但她的身軀，早已緊倚着坐下了。

「不要緊的。不回去有什麼要緊呢？」

「那不行，同學們又要說話。」

「說什麼？」

「不曉得。」兩人相視而笑。她又說：

「總之，我是應該回去的。」她立起身要走，少卿也失望她跟在後面。默默地走了一陣，少卿低聲問：

「你們校中什麼時候關門的？」

「頂遲十點鐘。」

「那麼，現在十二點多了，怎能回去？」

「……」

「我想你還是明天早上回校吧？」

碎玉緊緊地偎傍着他在走，依然不表示意見。

「碎！怎樣？」少卿又問。

「我不曉得。」碎玉的答聲，異常輕微無力。

少卿帶她走進西湖飯店。

她倒在沙發上休息，少卿站在旁邊說：

「給我坐坐好嗎？」

碎玉正在設想她和少卿在此如果被他人曉得，又將引起種種可怕的

謠言，心中很不自在，指着旁邊的沙發說：

「那邊不是空着嗎？」

少卿驟然得到意外的拒絕，兀自立着低頭不語，她發見了他的不快，隨即讓出一點空位，說：

「你和孩子一般，定要擠在一起。」

「我願做你的孩子，媽？」他高興地喊。

「虧你喊得出口！」

「媽！媽！」他更親熱地叫，並且頑皮地扯她的胸襟說：「媽？我要！」

「不要胡鬧，放沈重點。」碎玉正色地說。

他滿望着她順從他的意思，愉快地把他放在懷裏給與種種柔情的慰安，然而，她是顯露着那麼不可侵犯的神色，竟爾斥他胡鬧，這，

又是一個不意的打擊，深深地擊中他的心窩，悲哀失望，齊集胸懷，他再也抵擋不住了，淚珠滴落在他的頰邊，手上。

「咳！你這孩子，真沒辦法。」碎玉把他抱在懷裏如哄孩子睡覺般拍他的肩背。

「碎！你愛我否？」少卿靜了一會，遲疑地問。的確，在他的心裏有此種疑懼。在此刻以前，他深信她對他有深厚的友誼與熱烈的感情，但是，方才她爲什麼那麼不高興，那麼打擊他的心靈？他對她的愛情，不禁發生疑問，覺得前途渺茫飄搖，捉摸不定。

「問你自己。」她的回答，非常鎮定。

「我愛你否？」少卿更進一步追問。

「這……」

碎玉沈吟了好一會，才繼續說道：

「少卿，我知道得很清楚，對於你的心。不過，我是苦命的人，沒資格亦且不配和人家談戀愛。你對於我的悲涼的身世與淒慘的遭際，大約總明白的了。我實對你說，我的身心被殘酷的社會所蹂躪，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糜爛不堪，已不再是整個的純潔的了。而返觀你的身心怎樣？與我對照，更使我感到自己滿身都是罪惡。雖然我是至情的愛你，然而只是愛你而已，不敢對你有別的希冀。我只希望我們永永保持此種純潔的姊弟之愛！少卿，你不必遲疑，我是絕端愛你的；但是，我並不希望你同樣的報酬。」

她興奮地說着，顯示她的豁達，她的純愛。然而她果真不希冀他的報答嗎？不。她的腦際立刻呈現着絕端矛盾的思想，她不能放棄他，要永久佔有他，而使她覺得寒心的，是自已曾纏綿過丈夫，失了純潔的身心，怕不能使他滿意。她要佔有他的思想，一霎時給雲翳遮

掩，模糊不清了，只是靜寂地期待着他的回答。

「但是，碎！」他緩緩地說，「我不是那種負心的人。我想戀愛是無條件的，你的身心受社會的踐踏，那並不是你的過失，是社會本身的罪惡，我很同情你的不幸的遭際。我只覺得你的內心之美是彌可珍貴的。我愛你的忠誠真率，我愛你的意志堅強。你給與我不少的安慰，免除許多難耐的痛苦，你的精神之崇高與夫人格之偉大，尤其使我欣慕不置，你的身世與遭遇，那更沒關係。總之，碎！耿耿此心，可誓天日。你不希望我的報答，我終以此心相待！」

他的誠懇而真摯的態度，委婉而熱情的溫語，深深地感動了碎玉的心靈。她再也不能矜持了，迷醉地斜倒在少卿的懷裏，雙手緊抱着少卿的頭頸，戰慄地狂吻着，瞑目凝神地在細味愛的甜蜜，世間的一切，都不在他們的心上了。



自從那天遊湖之後，她時刻在繫念少卿，他的温情軟語時在她的耳邊廝磨，他的懇懇媚笑時在她的腦際浮沈。在課室中她憶起當日的遊湖情境，睡眠時夢見那晚的歡情。她不時在癡想她的將來，深信少卿是鍾情男子，決不至有何意外，他已經答應做她的終身伴侶，她覺得自己的前途是幸福的光明的，更切念她的愛人，她愛聽他的細語，愛看他的微笑，愛讀他的信札，尤其喜愛和他挽着手在大自然的懷抱裏逍遙。少卿雖不時來探望，邀她遊玩，而終不能屢足她的慾望。她要無分晝夜的和他一道消磨，希望能和少卿離開都市到很僻靜的窮鄉僻野去過他們的理想生活，不讓熟人瞧見，更不願誰個知道。

當她取到正式文憑後，就接受了新村蠶桑指導的聘書，自己的生活問題既經解決，而少卿也考進大學，什麼問題都沒有了，他們正可趁此暑假的機會，實現她的理想生活。她對少卿提議要到什麼地方去作一次短期旅行，少卿自然贊成的，他說：

「我們就做一次像蜜月的旅行，碎！到上海去好嗎？」

「不，上海太嘈雜了，煤氣薰天，勢利蒸人，我不願意去。我們到什麼僻靜的地方去消夏才是。」

「那末，莫干山好嗎？這是避暑最著名的所在。」少卿笑着說，「或者普陀也行。碎！你歡喜到那裏？」

「莫干山避暑，我沒有這樣闊氣，遊普陀我也沒有這筆鉅款。好好的和你商量，你何必說這種俏皮話？」碎玉堵着嘴生氣。

「又生氣了。我也是好好的和你商量呀！」少卿的臉上還是不絕

地微笑。

碎玉沈着臉沒有說話。

「怎樣？碎！你說呀！你歡喜到那裏就那裏，少卿接近身邊親熱而溫婉地說。

「你不了解我……」說着她轉過臉去，用手帕拭淚。她抱着滿心熱望，要和他過一二月的愉快生活，而他竟一味俏皮，似乎在譏諷她無端的學閨人避暑，絲毫不曾了解她的深意，不禁傷心起來。

經過少卿的百般安慰，百般解釋，親熱的擁抱，狂烈的接吻後，她的傷心又是雲消霧散，覺得他是了解她的，是她的他。

結果，雙方讓步，碎玉並不堅持離開杭州，幾經磋商，他倆終於決定在西湖山中消磨他們的炎夏。

那是一個很僻靜的所在，密林圍繞，清幽別緻，他們住在那裏，

恣情享受，早上登山看日出，黃昏憑欄賞紅霞，或者採花折草，或則納涼玩月，過着悠游的生活，說情說愛，沒有城市的囂塵，沒有友朋的騷擾，兩人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碎玉整天跳躍着歡呼歌唱，時常對少卿說：

「卿！我很高興我們過着這種與世隔離的生活，除了你我，沒有第三者來擾亂我們的心思，讓我們安靜地領略愛情的深味，鑒賞自然的優美，這纔是整個的佔有對方，纔是真正的美滿人生。卿！我願我們能永遠過着此種生活，或者竟長住在這種僻靜的山寺裏。你不願意嗎？卿！」

「我很願意。」他說，「不過，這種生活太頹廢一點，我們尚有許多事業要做，有許多被壓迫的人們要待我們去挽救，正宜深入社會從事革命，現在還不是閒居山林享受清福的時候。」

「那你爲什麼和我到此地來呢？」碎玉滿不高興地反駁。

「我的意思，以爲暫時受用則可，永久則不可也，而且，我很怕同志們知道了，說我有了愛人就無心革命，其實，我是無時無刻不想革命的。」

「你又提起革命了。革掉自己的命，有什麼意思？卿！我聽到革命就覺頭痛，我們受了牠的痛苦已經不鮮了。你還是不肯忘情，真何苦來！」

「惟其受過革命所給與的痛苦，才覺得革命事業的偉大。」少卿正經地說，「碎！你先前不是也贊成這句話嗎？爲什麼一涉愛河，志氣就如此銷沈？」

「這很容易解釋的，」她笑着說，「因爲我看穿了革命事業是沒有多大意思的，迷戀革命，醉心從事革命的都是呆子。你看，革了

許多次的命，於社會民生有何補益？舊的官僚土劣，沒有打倒，新的官僚土劣又復產生，并且新的勢力來壓迫民衆較舊的更兇暴殘酷，此種加重壓迫的革命，簡直可稱爲反革命，有什麼意思？卿！我們還是少些煩惱，實行明哲保身，在此種混亂時代去犧牲，根本失了犧牲的意義。我們不要再受牠的欺騙，靜心享受一點人生幸福吧。」

「不，不，我不贊成你的意見。」少卿大聲反對，「你的眼光太淺，求效太速了。要知道革命並不是少數人的力量，也不是短時間內所可成功的；必定竭全人羣力量，費許久歲月的從事，方能抵於成。例如螞蟻填塞大江，決非一蟻之力所能奏效，然若前仆後繼，窮年累月，終可塞斷江流。碎！我們就是一匹填江的螞蟻呀，事業成功是要讓諸後來的螞蟻們，絕不期自我即實現的。」

「好啦，好啦！」碎玉攔阻他說話，「我不要聽你的滔滔大論，

時間已竟不早，我們快進城去。」

說着，她拖着少卿就走。

太陽已經躲進山腰，魚鱗般的紅雲，鮮豔地散滿了天邊，山上，青一塊，白一塊，紫一塊，倒映湖中，清新美麗，令人目眩。碎玉挽着少卿，歡欣鼓舞地沿湖慢步，悉心玩賞。有時她竟坐在道旁亭中，觀覽荷花。少卿不絕地催促說：

「快走呀！等歇兒晚了走不回來。」

「啊，你看，那邊那朵粉紅色的荷花多美麗，可惜太遠了，假如能夠折來放在我們的案上多好。」她兀自指着湖中的荷花說。

「去呀！真麻煩！」少卿焦急地說，「這有什麼好看？如果你要看荷花，那我們就到城裏去。好嗎？」

「好，去，去，去！你這急死鬼，真沒有辦法。」她不耐煩地站

## 玉 碎

起，攷着他的手加快速度進城。

當他們走到湖濱時，城中發生火警，救火隊往來馳驅，看熱鬧的擠滿街道，他倆不知怎的竟衝散了。碎玉料想他是會到湖濱來找的，就在湖濱公園閒步，焦灼地注視往來行人；但是，她儘管孤單地來回走着，終不見他的蹤影。夜色漸次朦朧，湖濱公園的人影也逐漸濃密，她知道是不應再耽擱了，聚精會神再向人衆中注視了一會，結果仍是失望地深噓口氣惆悵地獨自歸來。

她深深地怪少卿對她太大意且無誠心，怎麼一走散了就若無其事的不返身追尋？萬一她獨個兒有什麼意外將怎辦？或者她一旦失蹤，他也這樣無關乎中嗎？越想越氣，痛恨他的薄情，她想驚嚇他一下，晚間不回家，看他還能如此不關痛癢嗎？實在他太豈有此理，丟了就算數，讓她一個人跑。她遲疑地欲往後轉，又覺不忍，重新前進。



「妹妹！到那裏去？」對面來了兩個穿灰色衣服的兵士，突然走近她的身邊說。

「夜深了，我送你回去好嗎？」又一個聲音。

她的毛髮森豎，全身戰慄，不敢說什麼話，兀是惴惴地加速狂奔，避開這對惡魔。

「哈哈！」

「哈哈！有趣！……！」

兵士的笑聲，遠遠的傳來，她知道他們並沒有追趕她，這才使她放心。她再不敢徜徉湖畔，審視來往行人，厭恨少卿的心理也暫時消失，急急地跑回山寺，少卿已在山門迎接。

「怎麼你這時候才回來？我等得發急，正想再來找你。」

碎玉喘息未定，一肚子怨氣要向少卿發洩，立在窗邊，背朝着

他，一言不發。

「你到什麼地方去過，這時候才回來？」少卿見她不說話，走近她的身旁，溫存地拉她的手說，「你看你的手都這麼冷了。到什麼地方去過？」

她竭力擺脫了他的手，迅疾地伏在窗沿兩肩不絕地抽動。

「這是怎麼的，碎？無端的又生氣了。碎！是怎麼一回事？」他驚疑地問。

回答他的是一陣悽惋的啜泣聲。

「你說呀，到底爲什麼？」他仍是摸不着頭腦，柔聲致問，「不是因爲我回來太早，沒有等你？當時和你分散，我就返身來找你，在公園找了一會沒有看見你，又到商品陳列所買了東西，以爲你先回來了，連忙趁汽車趕歸，那知你又沒有在這裏。碎！你是否碰到什麼

同學？」

「見鬼，同學！」她厲聲斥責，「你給我滾開！」

「儘管這樣生氣，算什麼意思！」討了一場沒趣，他也起了反應，咕嚕着走開，坐在椅上，攤開書本，手在無意地翻閱，而心却在深切地沈思，縐眉復嘆息，他覺得他的對象變了。在以前，她是多麼柔和，而現在竟如此怪僻，動輒給氣他受。他想：實際的快樂總不及想像的濃厚，正如清晰的風景遠不若模糊的耐人尋味。初次得了她的安慰，已在痛悔打破迷夢；但他還想追求，追求更深的意味，試行同居生活，而結果除了加重束縛以外，更沒有什麼意味。他偷望了碎玉一眼，見她心平氣靜地在看隱約的夜景，他知道這時如果過去安慰，定可奏效，而因心中還是充滿不洽的心理，不願走近她的身邊，兀自靜悄悄地走出山門，在林間徘徊。這使碎玉完全失望。在她是滿希

望少卿按照往常慣例，當她心平氣靜的時候，偷偷地走近身邊，攔腰一抱，把她放在懷裏狂吻，解釋，她和他就可無條件的言歸於好。然而，今晚他並沒有這樣做，且看他獨自出去的是異常悲苦的。一個可怕的思想，突然浮現在她的腦際：「適間無端的給他氣受，真是不該，萬一他竟因此憤不顧身，幹出意外的勾當，跳崖，或是出走，將怎辦？」她立刻奔出山門，見少卿立在林間對着地上瘦長的身影發呆。她走近他的身旁，親熱地說：

「卿！我們回去！」

像小鳥般依偎着，大地復現光明，什麼芥蒂也沒有了。

## 九

暑假很迅速地過去了，學校已經開學，少卿須得往滬求學，而碎

## 玉 碎

玉也須到新村就職。她本不願意去做蠶桑指導員，想伴着他到上海的。而事實上不可能，爲了生存，她不得不去過孤獨的生活。當暑假結束的時候，他倆同在一個早晨離開杭州，忍着別離的愁恨各向自己的前途奔波。

新村離省城很近，半天就到了。她住的是一間小巧精緻的平房，深隱在樹林中，門口有一條小溪，清澈的水潺潺地流着，極其清靜，幽邃。碎玉深感孤苦與寂寞，暑期西湖山寺中的愉快生活的印像不絕地在她的腦際盤旋，她覺得這新的環境如修道院一般的難耐，深悔不該來此，深悔不追隨他的身邊，爲了解決生活問題，忍受孤寂的不堪打聽。

她要減少離愁，排遣孤寂苦悶，儘量增加工作，整天不絕地循環指導採桑養蠶，猶覺太閒，更兼任新村小學教員。人地逐漸熟悉，沈

## 玉碎

悶的環境，終於給她打破了。少卿每天有信來給她一種新鮮的慰安，她也在萬籟俱寂的當兒，和他作蜜語甜言，報告自己的生活與感想。

但是，每天都是過着此種機械式的生活，終於不能使她滿足，她深想此種生活的單調無聊。尤其是他倆間的通信，因生活較為充實，反而有時簡直沒話可說，少卿給她的信也同樣的貧乏，戀愛生活也不過如此，她想，實無多大意味，有時她對平水行舟的愛情感到疲倦，然而有時想念她的愛人，發病般坐立不安，什麼人都不願看見，獨自閉置室中，在懷念，在思索，在幻想，在追蹤她的愛人。此種變幻莫測的心境，在接不到少卿的信時為尤甚。他的信如所預期的接到，那她是坐在安靜的搖籃中，沒什麼異樣的感覺，待人接物，都甚謙和親愛；否則，她的性情就變成極端固執暴躁了。

少卿的信又是整整三天沒來，這使她的暴躁的急焦的心情重行爆

發，她無心指導工作，也不願意到學校上課，獨自在房中納悶。

「爲什麼沒信？前天沒有，昨天沒有，今天又沒有？已經三天了，他是會隔這麼久不發信的，究竟爲什麼？」

她遲疑，沈思，然終不能得適當的解答，還是相信今天應該有的。站立窗前，靜向外看，看穿綠衣的人；傾耳細聽，聽門的剝啄聲。外面的行人雖多，但都是荷鋤戴笠的農夫，沒有可愛的郵差顯見在她的視力圈內。她急切地待着，耐心地等着，遠遠地遠遠地有個穿短衣的人，向着新村走來，很像是她所期待的郵差，她的心突跳，她的臉微笑，預備接受他的好音，狂吻他的來信，然而聚精凝神注視的結果，知道那不是她所期待的人，那是可厭惡的士兵，不禁長噓冷氣，倒在床上嘆息。她想：奇怪的，連郵差也遲遲其來，已經五點了，在平日早已來過，今天爲何誤點？她以爲郵差之不來，似乎故意

與她爲難。但她並不懷怨郵差，覺得郵差還是可敬愛的，依然熱望他的駕臨。

『來了！』她偶然瞥見他的確來了，不禁歡呼起來，等不得他來敲門，匆忙地出門迎接，立在門旁，看郵差手持信件，按戶分發，她的全副精神都注在視郵差的身上，在猜想她的信是在他的信袋裏或是他的手中，等他走過第三個門口時，她肯定她的信是在他的手中的一堆裏面了。她且相信她的不止一封，或者三天積在一起來了。當郵差走過第二個門口時，她歡欣地預備接受一句：

『先生，你的信。』

如他往常所說的，把三四封信一齊遞給她。然而，然而，郵差在她的門口並不停留，也無招呼之意，她以爲他忘記了，急遽地問：

『我有信否？』



「沒有。」

郵差簡單地答覆，仍慢步分發他的函件。她對於郵差的答覆認為不滿意，疑心郵差存心搗鬼。

「怎麼，我沒有信？」她接着又問，聲調完全變了，有點祈求勿開玩笑的神情。

「先生，是沒有信，為啥我怎曉得。」

他笑嘻嘻地回答着又走開了，似乎猜透了碎玉的焦灼待信的心思，這使她感到難乎為情。自己也覺得問得太可笑了，沒信就沒信，為什麼要問郵差？她失望地退歸房中，坐着一言不發。

「為什麼沒信？」這問題在她的脆弱的心中起了絕大的波動，她開始尋求適當的解釋，推測他所以沒信的緣由，最初跳進腦際的是「病」，他的身體是那麼孱弱，自從恢復自由以後，沒有好好地保

養，元氣未復，大學功課又忙，加之秋風多厲，染病自易，是的，因為病了，所以沒信。同時她又否定病的假設。她想她的愛人不會猝然害病的，因為前幾天來信並沒提起他的不舒服。那末是「忙」，的確，大學功課是忙的，尤其因他對於學業荒廢已久，對付為難，自屬意中，然而先前難道不忙，為何按日有信？且他曾經說過，他的功課雖忙，但寫信比吃飯更重要千倍，無論如何他每天總撥出一些時間來和她談話，於是她又推翻了「忙」的答案。

既非「病」，又不是「忙」，那末究竟為什麼？懶嗎？抑或無話可說？說得過多，一時無話可說是有的，但話機一開，總有連綿不絕的話要說，只稍稍加思索，決不會沒話可談。和愛人談天是永無止境的，因為她就是她，我就是她，對愛人任何話都可說，耳聞，目見，心神感想，宇宙萬物，盡是寫情書的絕妙資料，怎會沒有話說？

她由各方面去推測探討，都得不到恰當的解答，最後她想他的信是發出的，中途給郵局耽誤甚至遺失也說不定，但細思之又屬不對，病，忙，懶，無話說，郵局遺失……循環地在腦際迴旋，激戰，不知應採取那一項，實在的，她所擬的假設，項項都對，也可說項項都不對。

「先生！請吃飯！」娘姨進門來請她，已是晚飯的時候了。

「不要吃！」她不耐煩地回答。

當娘姨不聲不響地退出房門時，她忽然想起了什麼重要的事情似的，急喊：

「娘姨！娘姨！你趕快到學校裏去看看，有沒有我的信？立刻就  
去！」

新的希望又在她的心裏燃燒，許久沒到校中去，或者他的信是寄

往校中也說不定。她熱烈地靜候好音，而娘姨回來並不能給與她所期的安慰，得到的還是失望。

看看天色已經黝黑，新村已陷入死寂的氛圍中，唧唧的虫聲由牆根吐出，她的心中倍覺悽苦。但她還是坐着沈思，還是在期待她所要得的東西，伏在窗沿朝野外細視，深靚漆黑，正暗示了她的前途，她遲疑，憂慮，悲傷，哀怨，忽而她的靈魂飛近愛人的身旁，擁抱着他狂吻，她大聲發笑，因為他還是往昔的他；忽而她覺得愛人遭逢意外，不可挽救的意外，和他竟一面之緣；於是放聲痛哭，而當發覺此係夢幻時，又不禁嘎然失笑，深幸這不是實境。

因為晚間的過分思慮與失眠，她的頭沈重，熱度高漲，不能和平日一般地早起。上午十時的時候，她依然倒在床上，懶得動彈。雖也惦記她的愛人的信，但並不如昨天的急切，因為知道焦思切慮是無補

於事的。而她所期望而未得的東西，却在這時呈現在她的眼前了。

這是厚厚的一封信，來不及洗臉穿衣，就在床上用剪刀將書口截開。可是，奇怪的，信內的稱呼照常是一個「碎」字，或者「親愛的碎」四字，而今天變了，寫着「我最親愛的英妹」，難道他是寫給英的？寫給美英爲什麼寫給她？爲什麼用如此親熱的稱呼？她絕不敢相信他是愛上了英妹，她以爲這定是「碎姊」的錯誤。急遽地往下看少卿的來信：

「我遇到了你，從那甜蜜閃望，

流降及我的是柔和的歡悅；

全部的心兒我遺在你身旁，

爲你我喘動着熱望的呼吸。

春光明媚，有如薔薇的鮮豔，

縹映在你嬌嫩可愛的臉上；  
你對我的柔情我誓於神前，  
我希望着，但是我不配受享！

※

※

※

可是呀，當陽光報告了清晨，  
離愁早已壓住我的心胸，  
在你親吻中是怎樣的福幸，  
你的眸子中是怎樣的悲痛！  
你走了，我呆立着俯視地上，  
淚眼盈盈，遠望你逝去無蹤；  
可多麼欣幸呀是你的相愛，  
神祇呀，愛情是怎樣的光榮！

※

※

——歌德歡迎與別離詩之後半首。

這是詩人給我們寫照的詩，英妹，「可多麼欣幸呀是你的相愛，神祇呀，愛情是怎樣的光榮」！我歌着，我反復地歌着，英妹，我得你的相愛，是多麼光榮！可是，此番相晤，來也匆匆，去也忙忙，沒有充分的時間，給與我們盡情的歡暢，而在我們脆弱的心靈中却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英妹，你似乎很不放心我與碎姊的關係，其實，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訴你，我和碎姊間只有較深切的友誼存在，絕對談不上愛的關係。她待我確是視如兄弟，異乎常友，我自應以崇高的純潔的友情報答她，即不幸的因此引起了外間的猜疑，引起了許多無謂的蜚語，謠傳我和碎姊怎樣怎樣，甚至最親愛的英姊，對謠言也加以相當的信賴了。市虎杯蛇，殊堪悲憤！大家倘能以冷靜的態

度對我們稍加觀察，則此種謠言不攻自破。英妹，你是秀中慧外的女子，賦有明敏的眼光，清晰的頭腦；她是你的姊姊，我是你的愛人，你對我們的關係既若是其密切，觀察自較別人為精確。你想我能夠愛她嗎？她什麼地方值得我愛？她的身世是那麼飄零，她的遭遇是這樣坎坷，沒有驚人的才技，沒有出眾的外表。並且，她是有夫之婦，是非純真的處女，雖有優美的內心也無補於事了。她先前和我同幹革命工作時，倒有一點革命的氣概，但現在此種勇氣早已消滅無餘了。你想像碎姊這樣的人我能夠愛她嗎？我對於碎姊，只有同情她的不幸，憐憫她的坎坷，敬愛她的純美的心，感戴她的隆情高誼，我再三對你說，我和她只有深切的友誼，想來這是為你所允許的。至若說我與碎姊有戀愛的意味，那我是要向皇天后土呼冤的。



愛情確是最神秘的東西，我現在更加堅信。有許多人長得怎樣美麗，但不能使人發生戀愛，而有些人却一見就傾心了。比如我們就是如此，當初我在荷城縣黨部時，和你相見，心中就有一種不可遏止的情感，需要和你親近，覺得你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振動了我的心弦，使我傾心，使我嚮慕。我曾經對碎姊說你的美點：「活潑天真，是你的長處，美麗和諧，是你的優點。人在煩悶時看到你，立即感到愉快；人在緊張時遇着你，頓時霧散雲消。你是快樂之神，你是維納斯轉世，人間的驕子，黑夜的明珠。」碎姊也很贊成我的評語。但我總覺得你有許多美點，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其萬一。在我的心中，你是個真美善的完人。在你的面前，是坦白，天真，充滿了人間世的愉快歡情。而現在這位幸福的女神，却在我的懷抱中，她賜與我以純潔崇高的愛情，這

是多麼欣幸而光榮！

我既然得了你的如此深厚而美滿的愛情，世間還有什麼值得我留戀？英妹，我寶貴我們真摯的愛情，我敝屣世間的利祿功名。請你放心，你給我的，我將謹慎地悉心維護，把牠放在心靈深處，培植牠滋長。至於我的，也整個的給與你！決不以少許分給他。英妹，請信任我如我信任你的一樣！對於你的一切，我願負完全責任，決不會因為闖了禍，就卸却干係，抽身逃避！

親愛的英妹，這確是我們的不幸，但事已至此，悔也無益。你說不要他，請醫生施行手術，但是，英妹啊，這是殘忍的行爲，我殊不願傷害那無辜的結晶，而且你的身體那麼弱怯，我實不敢徇從你的意見去冒絕大的危險。英妹，現在就請按照我們商定的辦法去行，我的家信已經發出，你的發出沒有？我想你的母親也終

不致妨礙我們的結合吧？至於我的家庭，我自己有婚姻絕對自主權，不過給他通知一聲罷了。

你的少卿。」

碎玉邊讀邊哭，雙手戰慄，淚珠簌簌地落下，浸濕了手中的信紙。她不敢相信這就她的最忠實的愛人，和她同居兩月的愛人，會負心至此，會寫給她的妹妹有這麼一封信。她想重新再讀一遍，但是，「我最親愛的英妹！」數字首先映入她的眼簾，她再也沒往下閱讀的勇氣了。

她無力地倒在床上，盡情痛哭了一會，四肢綿軟，舌唇焦灼，過去的戲幕，重新拉起，她回憶他在獄中的境况，遊湖的晚上，暑期的生活；她更憶及他曾對天發誓愛她的靈魂之純潔，心地的純良，性情的溫柔敦厚；他曾對她說過以往的一切，可以無須提牠，他總是始終

如一的永久的愛她。但是，但是，言猶在耳，愛豈忘心？他愛上了英妹，在她的面前醜詆她的過去，訕笑她的非貞，她的愚蠢。她自己覺得與昔日之碎玉，無些須改變，對他的愛情也有增無己，然而，在少卿的心目中，竟有若是之差別！啊！人心是什麼？愛情是什麼？她懷疑，她否定，她把人世間的一切，都歸結在虛偽之中。她覺得人類的面目盡是猙獰可怕，人類的心靈統係殘忍刻毒。

十

晚上究竟怎樣挨過，她自己也不知道。當日光偷進窗來時，她模糊地意識到這是日間了，但並不知道這是上午抑下午。她的位置還是和昨天一樣，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淚珠濕透了的信紙，右手支頤，左手不絕地在拍前額。她覺得頭筋脹痛，昏暈欲厥，但她還是勉力支

持，在思索她應該怎樣。應該怎樣？她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好，而過去的不幸復顯見在她的腦際。家庭的壓迫，婚姻的週折，社會的不諒解，惡少的侮辱，土劣的陷害，她以為這些都可以忍受，而且已經忍受了，好容易得到心靈上的安慰，正希望過幾天像人的生活，然而，這美妙的迷夢，又將無端地破滅了！她越想到前途的危險，過去的愉快的影印越浮現在她的眼前，她覺得少卿是可愛的男子，性情溫柔，是個很能了解她的。可是，她看見桌上的信紙，浮腫的眼睛，驟然潤濕，枯渴的淚泉，又復洶湧了。

無論如何，她總深信少卿是忠實同志，是可靠的深情男子。她在過去沒有絲毫厭惡的表示，對於英妹也沒有怎樣親暱的行爲，而英妹平時對他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示足以引起她的疑竇，怎麼他們就會發生關係而且闖了禍呢？她想，這信或許是假的，但仔細注視的結

果，給英妹的信是少卿手筆，她的心靈又起了顫動，怕這是事實。她該立刻去看她的英妹，對她說個明白，免得三人都陷於不幸。她知道英妹是天真的，不明瞭他們的關係，不覺間墮入愛網中，難以自拔，這完全是少卿的罪惡。倘她以前不對英妹嚴守秘密，使她知道他們有某種關係，何至有今日？她深自後悔，後悔不早日告知親愛的英妹。

她爲了解決胸中的疑難，下午就到杭州。

她很奇怪，美英還是和平時一樣，沒有羨慕，也沒有嫉妒，更沒有自鳴得意的表示，依然很熱情地款待她的姊姊，碎玉心中更是莫名其妙，難道美英真的還在夢中嗎？難道少卿該投的信是假造的？他們談了許多不相干的無關緊要的話，誰也不願引起當前的急切問題。不過，碎玉是有所爲而來，不能無所爲而去，擁塞在她的胸口的話，終於吐出了：

「少卿近來有信否？」

說着她以奇異而焦灼的眼光，逼射在英妹的臉上，要想在她的臉上尋求答案，美英猝不及防，臉紅紅地慌張着低聲回答：

「沒有。」

「沒有？」碎玉緊聲追問，她的臉上浮着微笑，似乎在說，不必隱瞞，我統統知道了。

「啊，有！」她益形驚惶地說，「有，昨天接到的；但是，書面雖寫我的名字，而裏面是寫給你的。」

「給我的？」

碎玉略現驚疑之色，但她立刻意識到少卿寫信時過於匆促，把信封套錯了，心中不覺暗暗好笑，美英從抽屜中翻出少卿的信，很自然地遞給碎玉，悵惘地說：

『不知他搞什麼鬼，你的信會寄到我這裏來！』

碎玉並不答話，急切地看信：

「碎！

又是三天不給你信了，想你一定急得什麼似的，的確，我是如此的，倘使兩天你默着不做聲，什麼事情我都不願幹。我覺得和你談天是最感興趣的，如果事實上允許的話，我願意整日和你談天。然而，碎！你是知道的，我們校中功課非常忙，近來加上小考，更是忙得不亦樂乎。

平時我是不大願意上堂應卯的，實在所謂大學教授也不過爾爾，並沒有怎樣了不得的學問，他們也是爲了吃飯才來教室中胡說一陣。要想在課堂裏研究學問，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碎！讀書是自己的，全賴自己下工夫，隨班聽講實沒多大意思。因此我平日缺



課特多，而在小考期間，不得不臨時抱佛脚，開夜車，來應付目前了。也就因此三天沒信，現在還是不能暢談，碎！這是不得已的，務請原諒！

卿。」

「呸！課忙，小考？見鬼！」她讀完了信後，忿忿地說着，把信撕得粉碎，旋又冷笑着問英妹：

「少卿前天來過杭州嗎？」

「不曉得。」美英心不在焉地回答。

「不曉得？英妹，你們到這地步還瞞我做甚？他給你的信中不是說來看過你嗎？」她深怪英妹對她也是故意欺瞞蒙蔽，不勝其悲憤。

「他何嘗有信給我？……」美英的答語還是硬硬的，可是不知怎的梗塞喉頭，晶瑩的淚珠撲簌地落下，伏在案上，不敢仰視碎玉的

臉。

「他的信是有給你的，不過，套錯了信封，寄到我那邊去了。」她取出淚痕濕透的信紙遞給英妹，緩緩地說。

英妹一壁飲泣，一壁在看少卿的信。碎玉坐在她的旁邊，靜寂地看着她，在反復地考慮應否對美英說出自己和少卿的關係？怎樣對她說？她知道和親愛的妹妹爭愛，是不應該的。她想還是明白地說了，然後共商對付的方策，免得都做了悲劇的主角。而她現在所急切需要知道的是英妹和少卿的關係到底怎樣。

「咳！……」英妹看完了信，長嘆了口氣，顯現着無可奈何的樣子。

「英妹，到底怎樣了，你和少卿？」她拉着美英的手，親切地問。

「……」美英儘在流淚，沒有回答。

「說呀！英妹！你對我何必隱瞞？我和你是親姊妹，如果有什麼困難，我沒有不竭力幫助的。」她完全同情英妹的悲苦了，繼而又問：

「你和他到底怎樣了？」

美英鎮定了一會，鼓足勇氣，低聲說：

「姊姊！」她頻頻地搖頭嘆氣，淚泉又洶湧了，但她還是竭力遏止，不讓牠汎濫，斷斷續續地說，「並不是我想瞞你，只因少卿屢次囑咐我，不要和你說起，在沒有正式結婚之前。」

「爲什麼？」

「他說，你知道了將不利於我們的前途。我知道姊姊是很愛我的，而且你對他也很好，諒不致來妨礙我們；但他說那麼認真地說了，我也只得服從。」美英說。

『唔？』她又急切地問，『他信上說，你們已闖了禍，這是真否？』

『也不能確定，不過大半怕是真的。姊姊，怎好？』美英悽楚地說，『我自從發覺以後，飯量銳減，坐臥不安，我真悔，悔自己不小心，同時痛恨他的無情。本來我對他並沒有什麼感情，不過，因為他和你很好，當時他也還忠厚老實，所以我就以哥哥待他，那知他是不懷好意，死緊地追求着我。我在麗城時他屢屢寫信給我，我都不大回信，暑假前他是對我明白表示態度，我給拒絕了。而暑假以後，我來省城求學，他更加迫切地追我不肯放鬆，糾纏不已，天天寫信來說要向杭來看我，我沒有辦法就答應他了。咳！就在他來杭的時候，逼迫着我允許接受他的愛，並且允許××，否則，他是不願生存的，假如沒有了我。而且，姊啊！他見我猶疑不決，驟然咬開指頭在紙上寫

着「我永久愛你」五個血字，你想，他如此真誠的表示，我還能拒絕嗎？但當我報告這不幸的消息給他時，他倒若無其事的開玩笑，說好極了，我們有小寶貝玩啦。世界上竟有如此狠毒的男子，自己闖禍，給人家受苦，反而站在旁邊拍手叫好。我真恨他極了！假如這事情給母親知道，將如何得了？」

她說着又嗚咽地哭了。碎玉完全為她的感情所激動，浸潤在她的悲苦中，說個明白的意思，早已冷了半截，她知道這時如果對英妹宣布他倆的歷史，將更予她以絕大的打擊，問題更難解決。

「他不是來過杭州嗎？」碎玉安慰似的說。

「是的，他來過杭州。我問他怎麼辦，他說沒有其他方法，我們結婚就是了。」美咲帶淚回答。

「結婚？」碎玉意外地驚喊，她的愛人居然給妹妹佔據了，驟然

## 玉 碎

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英妹更可憐，嫉妒的火焰融融地在她的胸內燃燒，但她仍竭力忍耐着，壓抑着，放緩了聲音說：

「他要結婚，你將怎樣？」

「我不曉得應該怎樣。」

「你答應他的要求嗎？」

「沒有。我恨他極了！」

「但是，事情將如何解決？」

給她這一問，更引起美英的傷心，放聲大哭。碎玉也起了同感，她悲哀自己的遭際，同情英妹的受欺。對於少卿的輕薄行爲，她絕端痛恨。遺棄了她，猶可原諒，而糟蹋了天真的英妹，則難以容許。一種強烈的反感，起伏在她的心中，她想對英妹直述他倆的過去，證明他的用情不專，行爲卑污，聯合起來，共同反抗。然而，在她本身

是沒多大關係，而英妹怎辦？英妹現在對他已深深表示厭恨，若再和她說出少卿的薄情行爲，更將引起她的惡感，當前的急切問題怎樣解決？爲了英妹的前途，她不能不犧牲自己，不得不隱忍，將他倆的關係暫且或永久閉置在胸中。她覺得戀愛的歸宿，並不一定是結婚，最高尙的純潔的愛情是犧牲。她自問是愛少卿的，以往如此，將來亦然；同時她對英妹也有深切的友愛，絕對不願她遭逢不幸。少卿固是愛情的叛逆，而她抱定「富人負我，我不負人」的態度，不屑施行報復。也好，她想，自己一生都是坎坷，何妨再犧牲，成就了愛人和愛妹的幸福，只要他對英妹能夠永久忠實地愛她就是。

靜寂了一會，她同情而懇切地說：

「英妹，白璧有瑕，那是沒有辦法的。他有時是自私自利，但其本心到底還好。他對你犯了罪，而並不卸棄責任，要求你結婚。你對

他的感情也很好，我想你還是允許他罷。除此以外，確是不易找得良好的辦法。」

美英長聲嘆息，但並不表示意見。

「石小姐！有人來看你。」王媽持着一張會客單進來。

「誰看我？」美英問。

「一個姓汪的，汪少卿。」王媽把會客單遞給她說，他在會客室等你。」

她斜看了碎玉一眼，對門房說：

「你去對他說，我出去了。」

「曉得。」王媽答應着走開。

「怎麼，你不去見他？」碎玉驚問。她聽到汪少卿來了，心中悸動，微有妒意。料想英妹是要見他的，而竟出乎意外。英妹淡淡地



說：

「誰高興見他，討厭的東西！我爲了他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譏笑。他每來一次，同學們總是任性地取笑我。假如現在的事情，給她們知道了，我還能在這裏讀書嗎？我不高興見他，討厭的人！」

「但是，他是從上海來的呢？」碎玉含着深意地說。

「誰叫他來？這不關我事！」

「或者他有話和你說？」

「誰高興聽他的鬼話？他已不是先前那麼忠實了！」她的態度更加激昂地說，「像前幾天明明到杭州來，即騙你說課忙，無暇寫信，這是忠實同志嗎？我已看穿了他，對他沒有多大信任，見他也只有增加我的厭惡心。」

碎玉點頭贊同她的話，他確是變了。這「變」對她是很痛心的。

她也覺得英妹之拒絕相見，得到些須報復的快感。但這是一剎那間的，她立刻感到錯誤，自問是愛他的，真愛就是犧牲，既決定犧牲自己，希望他們得到幸福，就不應因為他變了，即懷恨即思報復，方才的一剎愉快，她認為是卑污的表現，爲了自己的真愛，爲了妹妹，她決不能讓此種報復的心思發榮滋長。

「你想和他相見嗎？」美英見她沈吟許久以爲她要見他。

「不！我無見他的必要。」碎玉直截地回答，停一會，又說：

「英妹！想他遠遠地從上海跑來，定有什麼重要的話要和你說。待他回來時，你還是和他談談的好。」

「……………」

「他本身是個好青年，這，我們是很知道的。我勸你允許他的要求，照他所說的辦。至於母親，想來沒多大問題，她會答應的。」

玉 碎

美英仍是低頭不語。

「石小姐，方才來過的那位先生又來了。」王媽進來說，「我已回他說沒有回來。真討厭，常有這種男先生，小姐不見他他偏要來。」她起勁地說着，表示她辦事的能幹，料想小姐們會贊賞她的，那知美英大不高興，怒聲叱斥：

「你怎麼不來問我？亂七八糟的回報！」

「是，是，小姐！」王媽討了一場沒趣走了。

碎玉看出英妹的心意原是亟欲見他，苦笑着說：

「好極了，你原是很想會他，何用我多說。」

「不，我不見他！」英妹賭氣回答。

「好了，不要強嘴啦！你會見他時，請不要說起我來過的話！」

※

※

※

※

※

她平靜地離開她的英妹，身心覺得異常輕快。她坐在案邊沈思了許久，她想她應該對少卿表白態度。執筆在寫：

「少卿！

我現在很愉快，因為我知道了事實的真相，而且決定了我自己的命運。

愛情即是犧牲，沒有犧牲的精神，就夠不上談戀說愛，戀愛的歸宿，並不一定是結婚。這是很淺顯的道理。我們要求得高尚，純潔，永久的愛，有人說「惟有長眠」，我想未必。

你的心目中，已經不止我，或者沒有我的影踪，但我的心靈依然整個的給你佔據；你對我的愛情轉移，變動，而我對你仍然永恆地愛着。固然，我不敢，亦且無須，強逼你愛我，而你也決不能禁止我不變常態地愛你！

戀愛的最高點，是忘記了自己，以愛人的意志爲意志，以對方的好惡爲好惡；愛人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我很高興，因爲我已做到了這一層，犧牲了我自己，能使我的愛人快樂，我的愛妹幸福。

最後，請你忠誠地愛護我的英妹！我在天涯地角，也當虔誠地祝福你們！」

寫完了信，深深地噓了口氣，想起過去的情愛，一旦如泡影般消失無踪，激動心弦，熱淚不可復忍的橫流。她把信摺起，插入信封，復又取出，細讀了一會，重新將牠封好，放入抽屜。在室中空虛地走了一會，在躊躇她應否發出？最後，她堅決地決定：「自己犧牲就算了，何必表白態度？更何必多留痕跡？多犯一些嫌疑？要離開就痛快的離開，要犧牲須徹底的犧牲。幸福給他們去享受，痛苦給我個人拜

領罷！」取出方纔寫成的信撕個粉碎，並且將少卿往昔給與她的信札，統統付之一炬。她看着融融的火光，苦笑着說：

「去罷！了此一場孽債！」

十一

但是，現在，過了五年的現在，她又回到故鄉來看他們幸福的家庭，他覺得異常地興奮，因為這是她犧牲的結果。而過去五年的愁慘生活與夫現在的潦倒，將來的渺茫……等印象，接着閃耀心頭，不禁啞然神傷。她不敢往下再想，努力合眼，雙手遮蔽在面上，隔離帳外的光線，祈求睡魔的駕臨；視神經好像特別敏銳，房內散雜着許多紅光綠線，由細點而小塊而擴大充滿了全室，把眼皮張開，又什麼都不見了。腦際繼續閃爍着紛亂不堪的心思，怎麼也睡不着。以爲是點

着燈光的緣故，她起身把牠撲滅，反身朝內，枕邊的夜光錶，滴滴地振動她的耳鼓；轉身朝外，淅瀝的雨聲又來擾亂她的清靜。轉展反側，不能成眠，曦微的晨光，終於滿足了她的期望。

她想衝破沈寂的重圍，除去心頭的積鬱，打開窗子，迷濛細雨已經停止，圍圍太陽方纔上升。沈寂的荷城，透露着幾縷白煙，在空中繚繞，正如睡醒了醉漢打着呵欠。牠是預備復活了，雖然街頭巷尾還不見人們行走。對面城山上整齊地排列着九株大松樹，她記得那就是有名的「九株」。當她年幼時嘗在這一帶拾取松楸，撫採柴草，傾筐而往，滿載以歸。童年的生活，引起她深味的回憶。那時她的母親還在，碎玉每逢閒暇總是跟着左近的兒童結隊上山採柴，興高采烈地唱着山歌，或者就在那大樹底下圍聚休息。她覺得那時的生活多麼充實，然而，現在？……：

冷冽的晨風，直向她的臉上刮刺，截斷了她那不快意的思索，忙將窗門關起。而時光頗早，羨英她們仍在享受溫暖的幸福，沒有些須動靜。她想，也好，趁着街上行人稀少時，去看她的老友——萃華。

她蹣跚出門，瑟縮地溜過街頭，低首疾走，幸喜沒有碰見什麼熟人。當她在文昌巷拐灣時，瞥見少卿由萃華的家裏出來，她正想叫喚，而少卿已向東拐過無蹤了。心中頗是疑惑，昨晚英妹不是說他在校裏嗎？爲什麼會從萃華的家裏出來？或者他早晨有什麼事和萃華的丈夫商量也說不定，而何以方才看他的後影是那麼匆促呢？她正在猜疑，已到萃華的家了。推進萃華的房門，她剛從床上跳下，頭髮散亂，衣服未扣，驚異地說：

「啊！玉妹！幾時到的？」

「昨天晚上，怎麼你才起來？少卿來此幹嗎？」



「少卿？沒有來過。」萃華遲疑地回答。

「我方才進文昌巷時，看見他的後影，是從你家裏出去的。」碎玉說，「我想叫他，已來不及了。」

「沒有，沒有來這裏！」萃華竭力否認，碎玉也就不加深詰。萃華執着碎玉的手，注視了一會，關切地說「憔悴得多了。想來這幾年生活定是很難堪的？」

「沒有什麼，人生原是如此的。雲江呢？」

「不曉得。他已和我離婚了。」

「離婚？爲什麼？」碎玉驚問。

「男子總是如此的。」她說，「他們最喜歡女子做他們觀賞的玩物，絕不願我們有獨立的反抗行動，從事於我們的事業。他如果學問道德或資格或辦事能力有一件比我高明，則猶可說也；其實，他也不

## 玉碎

過師範畢業，也不過幹着一個小學校長，而我所做的事業或許比他的更繁重更有意思一點。這些姑且不必說他，最可驚異的是他的心變得大利害了，玉妹，你坐下。我對你什麼話都可說的，沒有絲毫隱瞞的必要，實在我們比親姊妹還好呢。你坐下，我可以細細的告訴你。」

她招呼碎玉坐在靠近床邊的椅上，她自己坐在床沿，握着碎玉的手，繼續說：

「我們知道夫婦的結合，應建築在愛情上。你是曉得的，我和他的結合，純粹父母之命，少時雖曾謀面，但無所謂情愛。本來我是要反抗的，因為母親太愛我了，當他家要娶我的時候，母親病得很利害，不忍增加母親的憂慮，也就馬虎地算了。起初，他得我還好，在舊社會中我們總算是一對幸福的夫妻。日久厭生，他漸次變了，在革命以後，就是汪少卿被捕，你出走以後，他和王國卿等土豪劣紳相勾

結，在縣黨部謀得一位置，就以爲了不得。他們的腦筋，着實可憐，一肚子都是升官發財的腐化思想。雲江做黨部委員了，不，是做黨部老爺了，別人看他如此，他自己也覺的確是如此，既是老爺就非得搭官架子不可，於是吃鴉片，又麻雀，嫖妓宿娼，吃著嫖賭，事事俱備，我不忍看他墮落下去，時時加以善意的規勸，那知他就因此懷恨厭惡，數晚不歸。整日在小白菜家中廝混，小白菜你恐怕沒有見過，尖臉散髮，活像病鬼，但她善逢迎男子的心理，替他熬煙，陪他賭錢，既可滿足他的性慾，又是他的真正同志。小白菜也會抽煙，兩人整日橫臥床上，抽個不休。雲江把她當做活寶貝看待。真虧他說得出口，玉妹，他竟叫人來向我疏通，要我允許他要小白菜歸來作妾。那人說得很好聽，說老爺整天在外太不成體統，做老爺的三房四妾不算什麼，而且這是我的光榮。啊唷，這種光榮我是不敢拜領的，我就直截

了當的說，我不願做此種煙鬼老爺的太太，索性娶她做正室罷。當即提出正式離婚，後經多人——少卿也在內——調解，我堅持不允，結果總算離婚成立了，他可以堂而皇之的過其煙娼生活，我的腳後跟脫去大塊黃泥，覺得鬆快了許多。丟了這麼個不值錢的廢物，獨日清靜地過一生，倒是愉快幸福的。」

她像說故事般，在她的臉上找不出苦悶的感覺。

「你仍在黨部擔任工作嗎？華姊！」碎玉問。

「不，不，早已辭脫囉！去年上半年離婚之前兩月就脫離黨部了，現在並且脫離黨籍呢。玉妹！所謂革命，已經過去。在先前我們抱着極烈的熱情去幹，本諸良心革命，那時確有大無畏的精神，有長足的進步；而現在革命的朝氣已盡，革命的仇敵，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都搖身一變而爲正派黨人，忠實革命的同志則逃的逃，捕的捕，

殺的殺，現在盤據黨部的是王國卿，雲江一流人物，革命云乎哉！我們何必在爛污泥堆中打滾？還是早些抽身的好。本來，我這種見難而退的思想，在革命的立場上說是不對的，但在這種腐臭燻天的當兒，倘不退避，勢必同化。如本良心去幹，難免有某種嫌疑，通緝坐監，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覺得現在革命已經成功，無須我們再來努力，潔身引退，讓雲江他們去做老爺，開特別倒車罷！」

她笑着說了，不待碎玉表示意見，旋問：

「玉妹，你呢？這些年還在幹革命工作？聽說你和某軍官結婚了，真否？故鄉對你的謠言真多呢。」

「我的革命工作，早已斷送了。誰高興再上革命的當！結婚是結過，但不是軍官。他們爲什麼定要說我和什麼狗軍官結婚？其他還有什麼謠言？」碎玉新奇地問。

「謠言多得很多，但我知道這是不足信的。他們說你先前和少卿要好。並且……」萃華笑着不往下說。

「沒有的事。」碎玉臉紅紅地忙着分辯。

「自然我不會相信的，事實已經證明了。」

「哦！華姊，英妹她們的近況如何？我昨天還沒有問她。」碎玉突然憶及昨晚英妹的苦悶神情，急切問萃華。

「他們近來很不好。」她說，「兩人時常吵鬧，少卿說她變心，她說少卿有外遇。其實，我們旁觀者是很清楚的，同居日久，感情難免發生罅裂。他們自己鬧鬧倒不要緊，可是我是無緣無故的給他們連累，捲入旋渦。外間竟謠傳少卿和我有什麼關係，甚至說我與雲江離婚是少卿從中指使的。這種可笑的謠言，如果仔細地去計較，真要把人活活氣死。我真不懂爲什麼荷城的人們專管在我們幾個女子的身上

造謠？尤其是你，他們真說得一塔糊塗。」

「唔，他們怎樣說我？」話又回到正題。

「無聊得很。」萃華鄙夷地說，「他們說你在上海做侍女，說你和某軍官結婚，跟他在軍隊中工作，又說你因失戀而失蹤而自殺。諸如此類的話，不一而足。近來可是很少聽了，大約已經有點疲倦。他們真吃飽飯沒事做，專門給人家杜造無聊賴的謠言。」

「這倒並非完全閉門杜造，有幾分是事實。」她笑着說，覺得比先前那種無中生有好得多了。

「事實？你在軍隊中幹過工作嗎？」萃華深深詫異出乎意外的她不但計較謠言之無自，並且承認散謠者之有因。

「沒有。」她搖頭否認，「我生平除了當革命軍入浙江時，有瞬息的歡迎外，最痛惡軍隊，誰願和他們合作？並且，我厭惡革命，不

亞於你。早就覺得做他人工具，太無聊了。」

「那末，謠言那一部分是事實？」

「終歸有些是對的。」碎玉不肯直說。萃華接着猜說：

「既非在軍隊工作，又非和軍官結婚，那末你因失戀而失蹤而自殺嗎？」

「不是。」

「那麼，你在上海做過咖啡店侍女？」她玩笑似地說。

「是的。」碎玉說。

「真的，玉妹！」她不信碎玉的答語，誠懇地說，「你告訴我，近年的生活究竟怎樣的？」

「我已告訴你了。」碎玉認真地說，「我們是親姊妹一樣，什麼都不必隱瞞。我在上海確做過咖啡店侍女。不過，並不長久。」



「怎麼？你真的幹過那種生活？」萃華的驚呼。

「這有什麼好瞞，」她坦然回答，「侍女也是一種正當的職業呀！」

「你在杭州不是好好的，做指導員兼教書？」

「說來話長得很，等些時我告訴你吧！」

十二

下面是碎玉告訴萃華的話：

華姊，我也知道做指導員兼教書生活是很平靜的，每月可得四十塊錢，也很可滿意的了，然而，我總覺得杭州不是我住的所在，這是基於精神上的，爲什麼，你不必問我，我自己也莫明其妙，只覺得應該離開杭州，並且離開一切認識我的人們，所以一離杭州，和誰都斷絕音訊了。

初到上海，我並沒有確定的計劃，也不會計劃過，獨自寄居在小亭子間裏，終日苦悶地閒蕩着。後來身邊的錢使完了，纔想找一點相當的職業，來維持生活。但是，人地生疎，找誰介紹？惟有躲在房中，飲泣挨餓而已。那時我絕不想返歸杭州，也不懊悔，覺得餓死他鄉，倒也乾淨，後來幸虧二樓的何先生給我介紹到咖啡店中做侍女，維持生活。約摸過了一月，我就在這裏認識了王翊。

他是一個華僑，富於情熱的青年，在暨大念書。起居頗爲闊綽，不住宿校中，獨在上海法界賃居一座洋房，自己有汽車代步，自從和我認識以後，每晚必邀我赴巴黎跳舞廳。我的跳舞，可說是他教會的。日間則嘗過店中閒談，每逢暇日，或往公園散步，或往舞場觀劇。他固然在熱情地愛我，而我無心於戀愛，屢加拒絕他的要求，但他毫不爲忤，仍是熱烈地相待。究竟他太真摯了，使我不得不接受他

的心。他要求我脫離職務，住在他的家裏。好在他的家中除了三數男女僕人以外，沒有其他的家屬，我也就答應和他同居。

他確是多情男子，但薄情也至極點。當我們同居前後，他待我之週密，無以復加。什麼微末的事情，關於我的，自己沒有注意，他倒早已給我注意到了，我那時確是過着愉快的幸福生活。有時他連校中的功課都不過問，整天整夜伴我看戲，跳舞，打牌，以及愛人所應有的事情。在這些日子，我是佔有了他的整個靈魂，所以說享受我是享受過的。

說也奇怪，愛與妒往往不可分離，愛之愈篤，妒之愈甚，防範也特別加嚴。王翹對我的愛，自屬異常，而他對我疑忌之深，也非常人所可幾及。他是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碎！因為我太愛你了，這是你的不幸，我不知何故，心胸如

此狹窄，非但不願我的愛人和別的異性談話，並且不允許她注視別人。」

他很嚴厲的防止我，怕我有什麼別情，不准我獨自出外，不許我與男人談話。雖然他是如此忌刻，嫉妒，幾近於殘暴的行爲，但我還是很樂意的接受，覺得一個女子能佔有男子生活的全部，是最光榮的，直到後來，他的暴殘的防範，有加無已，纔感到這不是至愛的表示。是一種令人氣窒的束縛行爲。

他繼續在校讀書，我呢？我自然不能亦且不願再求學了。我們女子讀書，根本沒有意思。自知不是學問中人，學問於我也沒有用處，何苦到學校裏去受難？還是在家中享清福的好。華姊，那時我確是打定主意享受的，享受情人的恩愛，享受物質生活的優渥。所以他屢次要我陪他進校旁聽，我總答：「無聊，啥人高興。」

但是，他一天在校裏，留我一人在家，看書不高興，靜坐無聊，是不敢往外跑，怕他回來不愉快，只有睡覺，也睡不了多少。晚上王翻回來了，這是最興奮的時間，因為這晚上的時光才是我的。我於是到他伴着去跳舞，看戲，雖然我知道他日裏辛苦，不宜往逛遊戲場，但他如不使我出外散悶，我將何以度日？而他並沒有完全了解我的苦衷，這是使我最傷心的。我覺得人類是感情動物，是因感情而生存的。一旦失却感情生活，那簡直是無生命的頑石。至於情人，最重要的自是互相了解。而他只顧自私自利，也不想我日間的悶極無聊，甚至連在夜間的一些須快樂也不肯給與，記得有次我要求他伴往巴黎跳舞，這在我並非過分的要求，而他却沈着臉說：

「整天整夜的跳舞，有什麼意思？不去！」

這麼粗聲粗氣的斥責，我怎能忍耐：但我體諒他日間辛苦，仍是

笑着央求：

「翹，去！我們玩一會就回來。整天在家實在太悶了，如不往外散散心，那是要悶死的。」

但是，他說：

「不去！我不高興！」

啊，啊，一團興致，給他澆上一盆冷水，受了嚴重打擊的心靈，再也忍不住地哭了。

在我哭的時候，我是滿望他來慰安的。因為在先前我們鬧時，總是他低心下氣地求和。可是，他不理我，坐在案邊在寫什麼。我的哭泣好像與他無關。我的心爆裂了，伏在枕上泣了一夜，故意將棉被掀開，讓牠凍出病來。他粗暴地把我用被裹住，不准我動彈分毫。

第二天一早他就不聲不響地出去了，自然，我是賭氣不問他到何

處去。獨自抱着無涯止的悲感在家中悶坐。心裏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他會如此待我，好像沒我的存在似的？我在萬無聊賴中翻閱他的抽屜，偷看他昨晚寫的日記。啊，華姊，無意中我發見他的心靈的秘密，他是在深深地厭惡我了。在日記中他說：

「……碎又和我鬧了，真是無聊。女人總歸是這麼不肯安分守己的，看見我回來，就嚷着要去跳舞看戲，像什麼東西，整天整夜在這些地方跑！她似乎一點體諒都沒有，不管我倦否，儘勉強人家奉陪。咳，碎啊，自同居到現在，沒有得到你的一點溫情，我所得到的只是苦悶與煩惱！跳舞看戲，在你覺得愉快，而在我却是得不償失。你要知道我終日頹忙，晚上正需休息，而你偏不肯賜予我這僅有的時間，使我恢復體力與精神。碎！我的確有點疲於奔命，深深感到愛的疲倦了。我真不懂，人到底爲誰而生的？爲什麼男女關係，老是這麼不平

等？爲什麼我一定要屈服於你？我要從新創造我自己，我要從速拯救我自己，我是不再屈服於你的裙下了。

因爲碎<sub>1</sub>的無禮取鬧，又想起筠<sub>2</sub>的溫柔來。啊，她是那麼溫情委婉，不但賦有天生麗質，且具有醇美的慧心。還有仙<sub>3</sub>也比碎<sub>1</sub>好得多，她的知識，她的性情，遠非碎<sub>1</sub>所可幾及。碎<sub>1</sub>不但有特別壞的脾氣，且有種種怪僻的嗜好，真把人累死了。不過無論如何我想改變她的性情，將不再縱容她。隨她哭鬧，看她怎樣？倘使不服制止時，那是管不得許多的。」

原來他的不理我，是預定的計劃。筠<sub>2</sub>，仙<sub>3</sub>，是誰，我不知道，由他的日記上推測，是和他很熟識的人，爲他所崇拜敬愛的。因爲他的心中嵌上一個新的印象，要抓住這個印象，自然對於坐鎮家中的我要加以厭惡了。他在日記中說，不理我看我怎樣，自然我不會怎樣對付



他的。我們是弱者，是男性的玩物，做了犧牲，又值得什麼？不過，華姊，有時我可以犧牲一己來謀他人的幸福，而對於他，我始終不肯放鬆。雖然我知道反抗終歸失敗，但不反抗又何嘗不失敗：我決不因他的不驕縱，就屈服俯首於他的淫威之下。我想他日間所謂煩忙，並非校課忙，乃是陪伴筠女士仙女士遊玩忙。想到他和別的女子攜手遊公園，我則枯守家中，孤獨無聊，這是何等不平！於是，我要尋求自身的幸福，給與他一點小小的懲戒。

他照例晚上回來了，我並不和他計較，還是和平日一般，更熱烈更親愛地對他，也不要求他去跳舞看戲，使他得些勝利的欣慰。果然他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話：

「果然，碎是接受我的教訓了。今天對我特別親熱，也不提起跳舞的話。足見女子是低賤的，多少帶點奴性——倚賴性的動物。好好的

對待她，她的慾望反而難以滿足；如你稍加壓制，她就俯首貼耳地聽命。……」

他是完全得勝了，自此以後，對我的冷淡程度，與日俱增，對我的生活，也漠不關心。先前晚上總是在家的，後來連短促的晚上也非我所有。我問他在何處過宿，他總是含糊答在校裏，因為功課忙。經我細心偵察的結果，才知道他和筠女士已有更進一步的關係了。所謂筠女士比我並不見得高明，也是和他在舞場過活的，不過，新鮮的味兒總比舊的好罷了。

我以為兩性間對於愛情，對於貞操，是要絕對平等的，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差別。如果對方對於愛情忠實，則我們自應以等量奉還；如果對方是慎守貞操的，則我們自不宜過於浪漫。王翹在絕端欺騙我，對我說不願往舞場，暗中則與其新戀人大跳其舞，讓我獨守空房，享

受寂寞冷落的幸福。這算對愛情忠實嗎？至於貞操，那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對他絕對沒有什麼責任可負，他可以設法欺騙我，我也何嘗不可如法泡製？實在，往昔我太忠實了。我一生爲了忠實兩字，不知吃了多少虧，受了多少騙。他要我在家，我就枯守房中，單獨不敢往外跑，現在他不需要我了，我自無株守的必要。我要報復，我要發洩胸中的鬱氣，開始自由行動，獨自往來舞場，得與孟君相識。

孟君你沒有見過，自難知其底蘊，就是我也沒有調查他的歷史。他是個極其平凡的人，沒有什麼特殊地方值得人們注意，何況我已看穿了所謂男子的心，更無意於與此種人談情。不過，因爲好玩，我才和他接談，漸漸地我就有點歡喜這個男人了，他也和普通男子一樣，對女子特別熱心獻殷勤，他還有一顆靈活的腦子，有一根令人發笑的舌頭，善揣他人心理，使人感到無拘束的輕快的歡樂。

因為要報復王翔的冷淡，要消磨枯寂的人生，我願和這位新知接近，因此我和王翔竟少了幾多衝突，各得其樂，見面時不過略談數語，或竟不談。我們間的鴻溝，業已築成，互相了解，已不可能。在我是知道他的秘密，而他却並不知道我的行爲。這時，站在我們中間的只有虛偽，沒有真實。

那是一個晴和的下午，我料想他是不會回來的，就和孟君去遊淞園。那知碰巧的在「雲門」山道上遇見了王翔和筠女士，四人紅臉相對，這是最難堪的一幕，但我們還是裝作沒事般，玩了一會回家。

「今天和孟先生玩得有趣？」晚上他帶着譏笑的口吻說。

「有趣！和筠女士玩多幸福！」我絕不退讓。

陣勢已成，再也不能容忍了，我說：

「我想還是勸你少說別人罷！我們誰都不能說誰，你可以整日價

和女友跳舞遊玩，我難道就不可以和男友交接嗎？交際自由，這是應該給我的！」

「虧你說得出口，交際自由！」他憤憤地說。

「有什麼說不出口？」我更加冒火了，「我們是正大光明的交遊，不像你鬼鬼祟祟整天整夜不在家！你還以為我睡在鼓中嗎？」

但他並沒有怎樣說我，沈吟了一會，說：

「以後不准你和任何男人接觸！」

「除非你在家裏。」我說。

的確，他從那天以後，終日不離我的左右，連校中的課都不去上，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因為我對孟君實無所爲，其所以然者不過是一種報復的手段。他對我的愛，既經復活，我對孟君復有何求？而王翔對我的愛情已不若先前的純潔了。他之對我，與其說是情愛的熱

烈，毋寧說是防守的嚴密。他深怕我脫逃，死緊地拉住不放，故意表示分外的親熱，我看出他的心意，厭煩的程度增加，脫離的需求益切。我覺得自己是在被人禁錮中，太不自由了。因此反將孟君理想化，我在追懷孟君。想像他決不至如王翹之殘酷，無情。

他對我的關防，雖怎樣嚴密，而他自己到底不能忘情於筠女士的。後來叫老媽子代替他的職守，寸步不離地監視我的行動，他則與戀人歡會去了。但在無法之中，我終於找到方法，把老媽子支使開去，把孟君招來家裏，那知孟君坐下不久，王翹回來了。

「你來此幹嗎？」他大聲叱問孟君。

「不幹嗎！來此看看你們。」孟君泰然回答。

「謝謝！」他冷笑着看看我，又審視孟君，一言不發。孟君知道不可久留，就辭別了。

當孟君走時，我想起來相送，他一把將我拖住，「嘍」的一聲，把門關閉，氣漲了臉，兇狠地說：

「好！你好！豈有此理！我剛跑出去，就約情人相會，這還成什麼話。」

「不必說什麼話，問你自己的行為怎樣？」我冷冷地說。

「我怎樣？我怎樣？」他更氣了，拍着桌子叫罵，「不要臉的東西，給我滾出去！」

「也好」，我說，「滾就滾，在你的身邊沒啥稀罕！」

我立起身來，匆促地整理我的東西，把幾件粗布衫裙打成一個小包裏，他坐在椅子上在嚴厲地注視我。待我整理停當預備走時，他攔住說：

「你到那裏去？」

「要你管，我走我的！」

「哼！到孟君那邊？」他冷笑着說。

「幹嗎？我到他那邊！」

他乘我不備，張開雙臂，把我抱在懷裏，凄切地說：

「碎！請你明白，我實在太愛你了，所以有此種表示，請你服白！」

「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的命薄，不能領受你的愛情。請留着給與筠女士罷！」

我掙脫了他的懷抱，就這樣離開了王翹。

十三

碎玉與喬地說着，眼圍兒漸漸地紅潤了。萃華也頻頻嘆息，說：



「你自己也太神經質了，他是仍舊愛你的，何必離開？」

「他愛是愛我的。」碎玉勉強壓止了胸中的苦痛說，「但既經決裂，遷就同居有什麼意思？我是不願意分潤餘愛的！」

「離開王翔以後怎樣生活呢？」她問。

「怎樣生活，我自己也不知道。」她慘淡無神地說，「實在，精神的我，早已死了。我的心在杭州曾一度被人蹂躪，已是支離破碎，到上海經過二次踐踏，就完全喪失牠的生命了。這以後的生活，到底怎麼過的，我也記不清楚，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我做過各樣的工作，我嘗遍人生酸甜苦辣的滋味。」

「玉妹！在杭州到底是誰欺負了你？怎樣的事情？」

「華姊啊！你不要問我！……」她咬緊牙關，戰慄地說。

「是不是少卿？」萃華還是盤根究底的問。

碎玉的臉色猝然慘白，由沈痛變爲激昂地說：

「我不願提他！總之，是有這麼一個人，他蹂躪我，踐踏我！我受了他的欺騙，我受了他的遺棄！我痛首疾惡的恨男子，男子都是沒有心肝的東西！我要施行報復，要在他們的身上取償我的損失。王翹的哀求，我不理；孟君的苦悶，我不管。我雖沒有快槍利劍，但我有我的色相做武器，脫離王翹後，我就耀武疆場，奮勇作戰了。先入舞廳做舞女，盡我的媚力來誘惑男人。我愛看他們流淚，我愛聽他們苦訴。一羣蠢如鹿豕的青年，伏在你的脚下叩首哀求，歡喜時撫摸一下，不高興時用腳尖揮踢，這是多麼感興的事情！然而尙不能完全滿足我的慾望，我更進而拍賣我的紅肉，論時計值。後來發見我已染上不可救藥的毒症，我的心裏更加歡喜，覺得我的武器益形銳利了，借此垂斃的身體，再鼓餘勇，儘量散布毒種，報我深仇。然而，不幸慘

## 玉碎

遭失敗，我是病了！……」

她說着喘着，臉色慘變，額角筋脈隆起。豆大的汗珠，由細小的毛管裏顆顆飛湧，頹然倒了。華忙亂地拉着她的手，急促地喊：

「玉妹！玉妹！怎麼的？……」她哽咽着不能作聲，儘對着碎玉流淚，接着她又喊出了一聲：

「碎玉！……」

碎玉的臉色逐漸變為紅潤，數粒淚珠從深陷的眼眶中滑出，一陣急喘的乾咳過後，啞的噴出一口鮮紅的血液。喘着氣慢吞吞地說：

「不要緊的。華姊！像這樣的病狀，已經發過多次了。不要緊的，沒有什麼關係。」

接着又是一陣氣喘的咳嗽，又是噴出鮮紅的血，她的臉色突然減退，變成死灰色了。

「玉妹！過去的讓她過去，何必追憶傷感？我真悔，不該問你的過去生活。」萃華淒寂地把恨自己說，「玉妹！我扶你上床去睡。好好地將養。待病好了再來創造一個快樂的新生命。」

「咳！」她倒在床上長嘆一聲，說，「還說什麼新生命，我已經夠受了。只求給我早了結此生就算啦！……」

「玉妹！不要儘管往壞處着想，你的病只須靜養就會好的。」萃華溫柔地安慰她。

停了一會，碎玉翻身作起狀。但又不能坐起，說：

「奇怪得很，竟是如此沒氣力。」

「睡着罷，起來做什麼？」

「不，我要起來回去。」

「這裏不是一樣嗎？」萃華說，「橫豎我只有一個人。你住在這

裏，大家談談有伴些。」

「不，我想回去，回去看看少卿！昨晚還沒有看到他呢。啊，少卿！少卿！」她輕緩地頻呼少卿的名字，舊恨新愁，從新勾起。

「你躺着，他知道你回來了，定會來看你的。」

但她並沒有理會萃華的慰語，在聚精會神地凝思，回憶過去西湖山寺中患病的情形，那是很輕微的傷風，少卿竟那麼担心，徹夜不眠，守着看護她，頻加溫柔的慰藉，她深感在情人懷裏患病的幸福。她想，假如當時患着如此重病，少卿又不知怎樣驚慌了？她希望少卿還是昔日的少卿，趁着這殘軀彌留的時候，能來扶着她和她說幾句由衷的話，再受他一些溫情的慰安。那末，就是死也瞑目的了。她自問固然沒有一刻忘記了他，而相信少卿也絕不會不念舊情的。

「華姊！少卿來了沒有？」她反覆地問。

玉 肆

「就來了，已經叫人去請。怎麼你只是念着他？」

「沒有什麼，我只想看看他。」

靜寂了一會，她又說：

「少卿應該來了？」

「唔。」萃華慢聲答應，因她的渴念少卿，心中深表不滿。

「華姊，我想呼吸一點新鮮空氣，請你扶我到窗邊站立一會！」  
她怕華姊疑心，故意說呼吸空氣，藉此可以憑街觀望少卿的到來，耐不住在床上呆等了。

她靠近窗沿，努力向街頭瞻望，每個來往行人，她都特別注意，然而，並沒有少卿。無聊賴地仰望天際，慘淡愁雲，瀰漫空中。西山落日，暗淡無光。碎玉凝視良久，顫聲對萃華說：

「我的生命也如這慘淡的夕陽！」

萃華怕引起她的感傷，忙把窗門關閉，說：

『風冷得很。玉妹，還是躺着罷！』

『不，我再站一會。』碎玉目的沒有達到，還是不肯離開窗口。樓下忽傳來一陣脚步聲，萃華以爲少卿來了，歡欣地對她說：

『少卿來了，快躺下罷。』

碎玉這纔欣欣地遵命。可是進來的並不是少卿，却是她的英妹。

『美英！快來！你的姊姊猝然病倒了。』萃華說，『真可怕，吐了許多血。怎麼少卿還不來？我已遣人再三邀請了。』

『他不知到那裏去了。昨天出去到此刻沒有見過他的面。說是到學校裏去的，但我到學校裏也不見他的影踪。』

美英說着走近床邊，慇懃慰問她的姊姊。接着萃華又低聲告訴碎玉的病狀，而碎玉則仍在凝思，切望他的駕臨。忽然窗外傳進少卿的

呼聲：

「萃華！萃華！我的手套丟在你房裏枕頭底下，早晨忘記帶走，請給我拋下來！」

萃華慌張地走近窗邊，往下喊：

「少卿！你快進來！」

「不，我今晚要回家去。」下面的回聲。

「不是，不是，」萃華更急了，「碎玉病在這裏，美英也在這裏，你快進來！」

樓下沒有回聲，大約是違命了。萃華臉色緋紅，不敢對着碎玉與美英正視。

「啊，他昨天原來在這裏？」美英驚愕地說。

「我早上來時，瞥見他的後影，那正是他。」碎玉輕聲說。萃華



裝做沒有聽見，站在房門口對着上來的少卿頻遞眼色，高聲說：

「來得竟這麼遲，玉妹在想念你呢？」

「想念我做什麼？」他冷冰冰地走了進來。站在離床最遠的桌邊向碎玉警視。

「少卿！你來了！」碎玉抖擻精神，抬身坐起。笑嘻嘻地向着少卿招呼。

「來了，怎樣？」他說着看了美英萃華一眼。

「不怎樣。」碎玉看見他那種不耐煩的冷淡的神氣，深感失望，心頭刺痛，悲切地說，「我還以為不能見你呢！」

「見不見都是一樣。」

「啊，原來如此的！」

「姊姊病着呀，你應該好好地說話」美英深怪她的丈夫不應如此

冷淡，「你如果不願意，就請走出去！」

「沒有什麼。」碎玉鼓着勇氣攔阻英妹發話，對少卿說，「少卿！請你走近一點，我有話和你說。」

「在這裏可以聽到，請說罷！」他的語調還是冰冷的。

「我們是好朋友呢，久別了應該多談幾句。」

「哼，好朋友！」他冷笑說，「你去和人家結婚度蜜月，也不告訴一聲，這是好朋友？好朋友是如此的？」

「這個，你不會了解我的。」她頓聲回答。

「自然，我那裏能了解你。自有了解你的人在！」他的說話，更加鋒利，針針刺中她的心窩。

「少卿！你不必那麼殘忍吧！我是垂死的人了。」她泣着哀求，

「請你來和我握一握手！」

玉 粹

慰，何用我爲？」

「不能！不能！」他堅決地拒絕，「你病了，自有你的人兒來安

「啊！啊！原來，原來……」

她的咽喉梗塞，頹然倒在床上。

二〇，十一，十一。於北平。



## 南 京 書 店 出 版 文 學 書 籍

中國文學體例談	唐人故事詩	詞林佳話	男女問題	四人及其他	詩選	淞澠集	蜘蛛男	生命的顫動	定慧方丈	光明	巨盜
楊啓高著	陳登元編	陳登元輯	徐公美作	王古魯譯	郝述祖編	侯佩尹作	黃宏鑄譯	莊晴光作	周樂山著	羅西作	尙鉞作
四角	五角	五角	三角五分	七角	七角	六角	八角	四角	三角	三角	八角

碎 玉(創作小說)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

作 者 傅 也 文

發 行 者 南 京 書 店

發 行 所 南 京 書 店  
上海河南路  
南京太平路

特約經售處 開封龍文書莊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版 所 有 權  
不 許 翻 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初版

